紹聞編

紹聞編之七

王樵著

孟子上

太史公未必深知孔子孟子而朱子取其世家列傳于篇首者以孔孟事實之大槩可考信者此而已○孟子未嘗親受業子思使嘗受業不應七篇中全無所稱述又不當曰予私淑諸人也他書有載子思孟子問答之言者要皆後人所附益也○觀孟子篇首即載見梁惠王諸章則先游梁而後至齊不俟他證而可見○齊伐燕事攷見本章○程子曰孔子之時諸侯甚強大然皆周所封建也周之典禮雖甚廢壞

然未泯絕也故齊晉之霸非挾尊王之義則不能自立至孟子時則異矣天下之大國七非周所命者四先王之政絕澤竭矣夫王者天下之義主也民以為王則謂之天王天子民不以為王則獨夫而已矣二周之君雖無大惡見絕於天下然獨夫也故孟子勉齊梁以王者與孔子之所以告諸侯不同君子之救世時而已矣按前哲如溫公諸人皆不能無疑于此此實孟子中一大義讀孟子者不可以不先知也又一段已見集注○又曰仲尼元氣也顏子春生也孟子并秋殺盡見仲尼無所不包顏子示不違如愚之學於後世有自然之和氣不言而化者也孟子則露

其材葢亦時焉而已仲尼天地也顏子和風慶雲也
孟子泰山巖巖之氣象也觀其言皆可見之矣仲尼
無迹顏子微有迹孟子其迹著此與序說中英氣一段可以參看下同
○又曰孟子有功於道爲萬世之師其才雄只見雄
才便是不及孔子處人須當學顏子便入聖人氣象
○又曰孔子言語句句是自然孟子言語句句是事
實○趙岐注孟子晁氏曰岐字臺卿後漢人爲章指
析爲十四篇其序云軻戰國時以儒術干諸侯不用
退與公孫丑萬章之徒難疑答問著書七篇秦焚書
以其書號諸子故得不泯絶又爲外書四篇其書不

能洪深似非孟子本眞也按韓愈以此書爲弟子所會集與岐之言不同今考其書載孟子所見諸侯皆稱諡如齊宣王梁惠王梁襄王滕定公滕文公魯平公是也夫死然後有諡軻無恙時所見諸侯不應皆前死且惠王元年至平公之卒凡七十七年軻始見惠王目之曰叟必已老矣決不見平公之卒也後人追爲之明矣荀子載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弟子問之曰我先攻其邪心楊子載孟子曰夫有意而不至者有矣未有無意而至者也今書皆無之則知散軼也多矣岐謂秦焚書得不泯絕亦非也或曰豈見

外書邪若爾則岐又不當謂其不能洪深也○朱
子曰孟子一書決是孟子所自作不是孟子如何寫
得精意如此透徹首尾如此貫串看他是甚麽樣文
勢若當時門下有人寫得如此意思出亦不可謂軻
之死不得其傳矣○韓子曰堯以是傳之舜云云朱
子曰此非深知所傳者何事則未易言也堯舜之所
以爲堯舜以其盡此心之體而已禹湯文武周公孔
子傳之以至於孟子其間相望有或數百年者非得
口傳耳授密相付囑也特此心之體隱乎百姓日用
之間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而體其全且盡者

則爲得其傳爾○蔡介夫曰韓子此語出原道篇其上文云夫所謂先王之敎者何也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巳無待於外之謂德其文易詩書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賈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麻絲其居宮室其食粟米蔬菓魚肉其爲道易明其爲敎易行也是故以之爲巳則順而祥以之爲人則愛而公以之爲心則和而平以之爲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云云今按韓子此語

是字已自有所指已見上文此一段又見於送浮屠文暢師序民之初生固若禽獸然聖人者立然後知宫居而粒食親親而尊尊生者養而死者藏是故道莫大乎仁義敎莫正乎禮樂刑政施之于天下萬物得其宜措之於躬行體安而氣平堯以是傳之舜云云依此說見得皆未及此心之體處故朱子嘗謂韓子徒知用之可及乎天下而未知體之必本于吾心○按韓子謂措之於躬行體安而氣平雖亦知說向身來然要之原不曾實做自已工夫故其言止于如此惟程子曰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謹獨

實得者其言自別也○朱子曰解書難得分曉趙岐孟子拙而不明王弼周易巧而不明○孟子之書明白親切無甚可疑者只要日日熟讀須教他在吾肚中轉作千百回便自然純熟其當初看時要逐句去看他便但覺得意思促迫到後來放寛看却有條理然此書不特是義理精明又且是甚次第底文章某因熟讀後便見自此也知作文之法○因言讀書法曰且先讀十數過已得文義四五分然後看解又得三二分又却讀正文又得一二分向時不理會得孟子以其章長故也因如此讀元來他章雖長意味却

自首末相貫○孟子言我欲正人心蓋人心正然後可以有[illegible]爲今人心都不正了如何可以理會

梁惠王篇

孟子見梁惠王章

或問孟子不見諸侯此其見梁惠王何也朱子曰不見諸侯者不先往見也見梁惠王者答其禮也蓋先王之禮未仕者不得見于諸侯戰國之時士鮮自重而孟子獨守先王之禮故其所居之國而不仕焉則必其君先就見也然後往見之若異國之君不得越境而來則必以禮貌先焉然後往答其禮爾[illegible]

以爲梁惠王卑禮厚幣以招賢者而孟子至梁爲得其事之實矣曰仁義之說奈何曰程子至矣而于于論語之首篇論之亦詳矣曰人之所以爲性者五而獨舉仁義何也曰天地之所以生物者不過乎陰陽五行而五行實一陰陽也故人之所以爲性者雖有仁義禮智信之殊然曰仁義則其大端已舉矣曰然則其或主于愛或主于宜而所施亦有君親之不同何也曰仁者人也其發則專主于愛而愛莫切于愛親故人仁則必不遺其親矣義者宜也其發則事皆得其宜而所宜者莫大于尊君故人義則必不後其

君矣曰子謂仁義未嘗不利則是所謂仁義者乃爲求利之資乎曰不然也仁義天理之自然也居仁由義循天理而不得不然者也然仁義得于此則君臣父子之間以至于天下之事自無一物不得其所者而初非有求利之心也易所謂利者義之和正謂此爾曰然則孟子何不以是爲言也曰仁義固無不利矣然以是爲言則人之爲仁義也不免有求利之心焉一有求利之心則利不可得而其害至矣此孟子所以拔本塞源而救其弊也且夫利者義之和固聖人之言矣然或不明其意而妄爲之説顧有以爲義

無利則不和故必以利濟義然後合于人情者雖其未聞大道又有陷溺其心而失聖言之本旨然亦可見利之難言矣○說孟子對梁惠王章曰凡事不可先有箇利心才說着利必害於義聖人做處只向義邊做然義未嘗不利但不可先說道利不可先有求利之心○南軒曰以仁義爲本是導民于理也以利爲尚是導民于欲也理明則尊卑上下之分定不然則凡有血氣者皆思自足其欲非盡攘上之所有不已也于是篡弒之事與其害有不勝計者仁不遺親義不後君舉世之人皆由仁義則無不愛其親尊其

君三代盛時所以長治久安而無後患也爲國者舍是其將焉求故重言之曰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朱子曰仁者心之德見待可包四者義者心之制只是說義○心之制是說義之體程子所謂處物爲義是也事之宜是就千條萬緒各有所宜處說事之宜雖若在外然所以制其宜則在心也○仁對義爲體用仁又自有仁之體用義又自有義之體用

○叟非句絕當連下文

孟子見梁惠王王立于沼上章

王意謂賢者未必樂此而自慚孟子言賢者而後樂

此出王意外欲有以進之而王不能自勉也○南軒
曰孟子若答云賢者何樂乎此則非惟告人之道不
當爾而于理亦有未完也今云然則辭氣不迫而理
完矣○趙氏曰所引桀語出尚書大傳○龜山曰世
之君子其賢者乎則必語王以愛民而勿爲臺沼苑
囿之觀其佞者乎則必語王以自樂而廣其侈心唯
孟子之言常于毫髮之間剖析利善之所在使人君
化焉而不自知夫如是其在朝則可以格君心之非
而其君易行矣○南軒曰民一也得其心則子來而
樂君之樂失其心則害喪而亡君之亡究其本則由

夫順理與徇欲之分而已人君常懷不敢自樂之心則足以遏人欲矣常懷與民偕樂之心則足以擴天理矣○陳定宇謂南軒遏人欲擴天理六字可斷盡孟子七篇之旨

梁惠王曰寡人之于國也盡心焉耳矣章

孟子云王好戰請以戰喻此一段極痛快集注云言此以譬鄰國不恤其民惠王能行小惠然皆不能行王道以養其民不可以此而笑彼也此數語極簡盡極警策○楊氏云移民移粟荒政之所不廢也然不能行先王之道而徒以是為盡心焉則末矣先王之

道即養民之政是也周禮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是發粟賑人之事然非移民間之粟也大荒大札則令邦國移民以辟災就賤是有移民之事○文王治岐澤梁無禁此所謂山林川澤與民共之即是澤梁無禁無禁者王者愛民之仁也雖無禁而有厲禁又王者愛物之仁也周禮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爲之厲而爲之守禁注物爲之厲每物有藩界也爲之守禁爲守者設禁令也守者謂其地之民占伐林木者也澤梁無禁者不禁民之取而有厲禁者禁民之不以時取也○此皆爲治之初法制未備且因天地自然

之利而撙節愛養之事法制未備謂未能盡畫井分田制其宅里教之樹畜天地自然之利謂榖與魚鼈材木之類撙節愛養謂不違農時數罟不入斧斤時入之類夫天地有自然之利今法制雖未備而撙節愛養則有餘而足以爲民之資飲食宫室所以養生祭祀棺槨所以送死皆民所急而不可無者今皆有以資之則人無所恨矣此王道之始也言是起手第一務○趙氏曰古者一夫一婦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八家是爲八百八十畝餘公田二十畝八家分之得二畝半以爲廬舍城邑之居亦各得二畝半春令

民畢出在野冬則畢入于邑在野曰廬在邑曰里廬各在其田中而里聚居也○朱子曰魚鼈自生之物養其小而食其大老幼之所同也至于芻豢之畜人力所爲則非七十之老不得以食之矣○南軒曰衣帛食肉必曰五十七十者民之欲無窮而桑蠶畜養之利有限不爲之制則爭逐其欲而老者或不得以食之衣之矣又使知老者之當養知老幼之有別則教亦行乎其中矣日用飲食無非教也不待庠序而後教也○五峯胡氏嘗以上侈靡而細民皆衣帛食肉此飢寒之所由生盜賊之所由作也○庠序鄉學

使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者也○徐氏曰方其養之而
教固已行乎其間又爲之庠序以申之○法制品節
之詳如五畝之宅百畝之田設爲庠序學校是法制
之事五十衣帛七十食肉之類是品節之事○田里
樹畜亦不出天地自然之利但法制品節至此爲詳
爾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此之謂
也天地之道與天地之宜皆造化功用之自然而聖
人輔相財成之實事不出于孟子所言也○集注云
惠王不能制民之產又使狗彘得以食人之食則與
先王制度品節之意異矣至于民飢而死猶不知發

則其所務特民間之粟而已乃以民不加多歸罪于歲凶是知刃之殺人而不知操刃者之殺人也不罪歲則必能自反而益修其政天下之民至焉則不但多于鄰國而已此又一章警策處○圈外程子語關孟子大義司馬溫公李泰伯皆未能達故集注首于此斷破○王道不出農桑教養等實事豈求之高遠難行者哉

寡人願安承教章

上章孟子之言至矣使惠王發寤于心則亦遂致其政行王道以養其民而已乃說而不繹從而不改然

孟子猶冀其可悟也故因其願安承教復直指其虐政以告之○以刃與政有以異乎卲子之論秦曰殺人之多不必以刃謂天下之人無生路可趨也○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此因上章狗彘食人食塗有餓莩之語而究言之惠王之不恤其民與鄰國實無百步五十步之異乃自以移民移粟爲盡心而怪其民之不加多于鄰國可謂妄矣孟子于上章姑因其盡心之言而欲導其仁心故其辭婉此則因其承教之願而欲使盡悟其失故其言直○趙氏曰木人設機而能踊跳故名

曰俑○作俑者殺人殉葬之漸孔子惡之者以此○記檀弓孔子謂爲明器者知喪道矣備物而不可用也哀哉死者而用生者之器也不殆于用殉乎哉

晉國天下莫強焉章

攷之史惠王敗于三國皆非義舉也徒以爭城爭地之故不失之貪則失之繆事旣如此猶不知自反覲願比死者一洗之之言其志若壯其實猶將蹈其前日之覆轍而逞于一決也故孟子告之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是自強之道不在于興戎所謂如耻之莫如爲仁而巳○省刑罰薄稅歛此二者仁政之大目

也其他如不奪民時無輕民事無淫于觀逸遊田之類皆仁政之所先故民得深耕易耨盡力于農畝而又有暇日以修禮義皆仁政所致也小注以深耕易耨爲薄稅斂之所致以暇日修禮義爲省刑罰之所致非是○深耕易耨民力之得以自盡者皆上之所寛也壯者以暇日又承省刑薄斂深耕易耨而言夫刑繁斂急民不得盡力于農畝則所謂救死而恐不贍者也奚暇治禮義哉問孟子告梁王省刑罰薄稅斂便可以撻秦楚之甲兵夫魏地迫近于秦無時不受兵割地求成無虛日孟子之言似太容易否朱子

曰自是嚮應如此當時之人焦熬已甚率歡欣鼓舞之民而征之自是見效速後來公子無忌率五國師直擣至函谷關可見○商鞅富強之術誘三晉之民力耕于內而使秦民應敵于外使惠王用孟子之言施仁政于民秦焉得而誘之仁勝不仁如春融氷泮故曰仁者無敵百里可王以此而已今王乃千里而畏人區區以報怨爲事而不知雪耻有道其亦誤矣○當時七雄皆大國也孟子獨惓惓于齊梁者欲得志行乎中國也若秦楚則蠻夷戎狄之裔君子深鄙外之葢其得志非天下生民之福自周之衰天下大

勢不入于楚必入于秦聖賢已先見之矣孟子之所以告惠王者自當時一切爭疆角勝者視之豈不太迂闊而不切于事情然後迨秦亡不過起于揭竿斬木之匹夫堅甲利兵果不足恃乃知孟子之言不我誣也

孟子見梁襄王章

今人但見孟子譏襄王不知襄王一問自是可録曰天下惡乎定夫生民厭亂久矣唐明宗祝天早生聖人亦思定之意也孟子曰定于一一者言天下之勢出于一也自生民以來經桀紂之亂天下甞不定矣

未有天下裂而爲七各稱王爭雄如孟子時者也其後秦并天下可謂一乎曰非也以亂易亂特聖王之驅除爾孰能一之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則一之有不在力矣孰能與之對曰天下莫不與也葢今之時則然焉以七八月之間旱諭民困于虐政曰其如是孰能禦之者以苗之興而言也以水之就下諭民之歸仁曰沛然誰能禦之者以天下莫不與而言也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章

陳公子完奔齊世爲齊大夫初以陳爲氏後改田氏至田和始簒齊而有之和之曾孫辟彊是爲宣王

無道桓文之事事者營霸之事儒者未嘗講求若桓文霸諸侯則誰不知之所不道者謂經營霸業之事爾○王道甚大其要只在保民保民而王一語此章綱領○齕下沒反集注音核核有二音○是心足以王矣是心指王見牛之觳觫而不忍殺之心也足以王矣者以此心卽所謂惻隱之心仁之端擴而充之則可以保四海也此處引而未發欲王反求而自得其本心故又曰百姓皆以王爲愛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卽王吾不忍其觳　一語而提掇出此二字王誠自得其不忍之實則庶幾所謂足以王矣者可得

而語爾上文已明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及王問若寡人可以保民乎則曰可乃舉所聞于胡齕者以聞而曰是心足以王矣此所謂引而不發躍如也使宣王仁心有素聽德又聰便當于保民上致思是心足以王上發問而王前日此心得于乍見而偶發者初不自覺久已忽忘故未能自得其不忍之實而無以自解于百姓之言也○宣王不知反求前日之心徒自辯解于百姓之言孟子故設難以爲百姓之言不足異但王若不忍其無罪而死則牛羊何擇王當自識其發念之故爾欲王反求而得其心而王猶不能

然也〇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與韓文董晉行狀我非無馬而與爾爲市爲爾賜不既多乎二而字同皆轉語辭〇術謂法之巧者謂窮而有以通之也蓋殺牛既所不忍釁鍾又不可廢于此無以處之則此心雖發而終不得施于爲仁之法爲有不通而窮也然見牛則此心已發而不可遏未見羊則其理未形而無所妨故以羊易牛則二者得以兩全而無害此易之所謂通也處得恰好便是通此所以爲仁之術也〇人之于禽獸同生而異類故用之以禮而不忍之心施于見聞之所及此

聖人之達道若釋氏之止殺則非達道矣○所謂見牛未見羊者非必見之而後有是心也未見之時此心固自若但未感則無自而發爾齊王之事正合愛物淺深之宜若仁民之心則豈爲其不見之故而忍以無罪殺之哉君子遠庖廚則不必屑屑然戕其所不見易其所見而吾之此心得預養而爲仁之術廣矣○孟子之言曲盡其理故宣王爲之開發感動而前日不忍之意宛然復形乃知此心不從外得然猶未知所以反其本而推之故又曰此心之所以合乎王者何也此一問亦緊切正與前是心足以王矣一

句相關應所謂反其本而推之者以愛物言之則仁民爲本以仁民言之則親親爲本苟無其本卽無可推○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于百姓者獨何與此二句難得極緊切乃一章文意警策處下文又以此再難以結之○天地之性人爲貴故人之與人又爲同類而相親是以惻隱之發則于民切而于物緩推廣仁術則仁民易而愛物難今王此心能及物矣則其保民而王非不能也但不爲爾南軒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此天理之次同由一本而其施有序者也豈有于一牛則能不忍而不能保民者蓋方

見牛而不忍者無以蔽之而其愛物之端發見也其不能加恩于民者有以蔽之而仁民之理不著也然即夫愛物之端可以知夫仁民之理素具能反而循其不忍之實則其所謂仁民者固可得也○或問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而天下可運于掌何也朱子曰天地之間人物之衆其理本一而分未嘗不殊也以其理一故推已可以及人以其分殊故立愛必自親始爲天下者誠能推其心而不失其序則雖天下之大而親疎遠邇無一物不得其所焉其治豈不易哉○蓋骨肉之親本同一氣又非但

若人之同類而已故古人必由親親推之然後及王
仁民又推其餘然後及于愛物皆由近以及遠自易
以及難今王反之則必有故矣故復推本而再問之
○南軒曰孟子非使之以其愛物者及人蓋使之因
愛物以循其不忍之實而反其所謂二本者以親親
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此所謂王道也○大抵此章凡
千餘言大要只二句曰是心足以王矣欲其察識之
也曰善推其所為而已矣欲其擴充之也○老吾老
幼吾幼親親也思天下之人皆有老皆有幼推以及
人之老及人之幼仁民也此用恩之序而功之所以

至于百姓者初非外得而有待于強爲也亦舉斯心加諸彼而已詩言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者此之謂也由近以及遠自易以及難在我施之而已惟不爲爾豈有不能者哉○舉斯心加諸彼恩貴于能推推恩則四海雖遠斯心可及如思齊之詩是也不推恩則妻子至近無以相維如唐明皇信讒而一日殺三子豈其無是心哉不推恩則無恩王此爾史言明皇之友愛也其于兄弟有禮矣而其他失道甚多不善推其所爲爾○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于百姓宣王可謂不善推矣古之人所以大過人

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爲而已矣由一本而其施有序所謂善推也○無權則輕重差無度則長短差物之差差在一物心之差則其害有不可勝言者心之應物其輕重長短莫不有則所謂本然之權度也○物之輕重長短在物而其稱量之在權度者心之應物則其輕重長短因物而形者在心而度以本然之權度亦在心物易見心無形物不可無權度心尤不可失其權度故曰心爲甚○恩及禽獸是其愛物之心重且長功不至于百姓是其仁民之心輕且短王請度之欲其自稱量而得其所施之平○抑語辭此與

他處抑爲反語辭不同與甲兵危士臣搆怨于諸侯三者王之所習爲也故指其事而鬪之欲其以此而度之王愛民之心所以輕且短者必其以是三者爲快也然三事實非人心所快有甚于殺觳觫之牛者王豈誠以此爲快特以心有所誘而不能不然爾所謂有所誘者將以求吾所大欲是也是以其心尚明于他而獨暗于此此其愛民之心所以輕短而功不至于百姓者也○辟土地朝秦楚涖中國撫四夷所大欲在此所以初發問卽以桓文霸圖爲志意非甲兵士臣之盛戰勝攻取之力不足以得之而豈知以

若所為求若所欲必不可得且有後災蓋以力則大勝小衆勝寡強勝弱所不待言今以一隅之齊欲以力營天下不勝甚明而王猶不察蓋亦反其本矣發政施仁所以王天下之本也近者悅遠者來則大小強弱非所論矣請嘗試之宣王有志于施行也于是為之備言民有常產而有常心無常產而無常心而因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蓋使民有常產又發政施仁之本也因又詳言制民常產之法所謂舉斯心加諸彼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者以有此道也○制民常產即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

吾幼以及人之幼之實事也○凡孟子中大義朱子每于章末又總提其大旨如首章云此章言仁義根于人心之固有天理之公也利心生于物我之相形人欲之私也循天理則不求利而自無不利徇人欲則求利未得而害巳隨之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繆此孟子之書所以造端托始之深意學者所宜精察而明辨也此章云言人君當黜霸功行王道而王道之要不過推其不忍之心以行不忍之政而已一章大意數語括盡又云齊王非無此心而奪于功利之私不能擴充以行仁政雖以孟子反覆曉告精切如

此而蔽固已深終不能悟是可歎也非無此心指不忍也奪于功利之私如求吾所大欲志于桓文之事是也當時之君肥甘已足于口輕煖已足于體采色已足視于目聲音已足聽于耳便嬖已足使令于前復何求哉則又欲闢其土地爾若齊楚大國循其好大之志則不至于朝秦楚莅中國而撫四夷未已也功利蔽固之深蓋如此雖惠王以區區之梁亦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伐趙伐韓再致齊師長子死焉故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仁人之忍自內及

外正所謂推不忍之心以行不忍之政者與此章之旨足以相發至于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則此章所謂以若所爲求若所欲後必有災者于是乎驗而尤足以爲深切著明之戒矣宣王不能行孟子之言至其子湣王而孟子之言亦驗嗚呼可不戒哉

南軒曰孟子對沼上之問及對好樂好色好貨皆徐引之當道至于利國之問則應以何必曰利桓文之問則拒以無道無傳論管晏則曰曾西之所不爲言交兵之不利則曰其號則不可又何其嚴也自後世觀之後數說比之前數者宜若未至甚

害而攻之反甚切何與蓋前數者一病爲一事爾故紬繹其性之端以示之使之曉然知反躬之要則天理可明而人欲可遏矣至于覇者功利之説易以惑人人或趨之則大體一差雖有嘉言善道亦何由入戰國諸侯其失正在乎此故闢之不可不嚴也

莊暴見孟子章

暴未有以對蓋莊暴亦知俗樂之不足好欲諫而未得其辭故以告孟子〇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蓋樂者樂也和心之暢也衆情之通也獨樂不若與

人與少樂不若與衆此人之常情王之所不能異于人則可以言樂矣今王鼓樂于此兩節一則獨樂者如此一則與人同樂者如彼孰樂哉○管笙也籥如笛而六孔或曰簫也羽旄旌屬析羽爲旌王者遊車所建也按周禮司常九旗之數有全羽析羽釋云全羽析羽直有羽而無帛○因好樂而及田獵以王亦好田獵故也○兩箇孰樂字指點出甚字之意今王鼓樂于此兩節又要見得出箇孰樂之意知與人同樂之爲樂乃所謂好之甚也故曰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所謂齊其庶幾也初言齊其庶幾者言其近

治而已未有天下歸之之意然未有與民同樂而民不歸之者也故終言則王矣以結之○與民同樂者推好樂之心以行仁政使民各得其所也今人每以同乎常俗者亦曰與民同樂失其旨也○圈外註范楊二氏之說甚發越以其總說一章之意而列于後○朱子曰孟子開導時君故曰今之樂由古之樂至于言百姓聞樂音欣欣然有喜色處則關閉得甚密如好色好貨亦此類也

文王之囿方七十里章

文王之囿方七十里集注以爲在三分天下有其二

之後然終以爲疑見于語録○南軒曰意齊王欲廣其囿諛佞之徒必有假文王之事以逢之者文王豈崇囿如此葢其菟田所及民以爲王之囿爾以芻雉得往知其然也○按南軒之說甚佳

交鄰國有道乎章

戰國日尋干戈豈復知交鄰之有道宣王此問亦其足用爲善之一端也仁者寬洪惻怛無計較大小強弱之私故小國雖或不恭而吾所以字之之心自不能已湯事葛如使亳衆往爲之耕之類文王事昆夷事見大雅言大王初遷於岐雖不能殄絕昆夷之慍

怒亦不隕隧已之聲問其後生齒漸繁歸附日衆木
拔道通昆夷畏之而奔突竄伏維其喙息則已爲文
王之時矣客之度內矣智者之事朱子云智者不特
是見得利害明道理自合恁地故明義理則識時勢
若義理不明迫于一時事勢之不得不然如齊景公
之涕泣而女于吳則亦不足以言智矣如越勾踐與
太王處心用意亦自不可同日而語孟子姑取其事
以爲以小事大之一證如夫子稱管仲之仁之意爾
○朱子曰仁者與天爲一智者聽天所命與天爲一
者嘉人之善矜人之惡無所擇於利害故能以大事

小聽天所命者循理而行順時而動不敢用其私心故能以小事大然此亦各因一事而言惟仁者能如此智者能如此爾非專以事大事小爲仁智之分樂天畏天之别也仁者固能事小然豈不能事大智者固能事大然豈不能事小但其事之情則有樂天畏天之異爾保天下保一國以其德之厚薄量之大小而言亦無一定之拘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此智者畏天而保其國之事也時云忘私克巳乃畏天之事樂天則無私之可忘無巳之可克矣度勢量力乃計利害之私智者知天理之當然而敬以循之漸以爲畏

天也○按人君固不可無勇而齊王以是爲有疾此
因事大恤小而言勇卽小忿也不能容小國而下大
國以是故也孟子曰王請無好小勇蓋好勇非疾而
勇之小者爲疾也王請大之如文武之勇是也○密
人侵阮徂至于共文王時爲方伯而討之密與阮皆
國名共地名○怒者勇之發因王赫斯怒一語發一
怒而安天下之民一段話○寵之四方言天寵異武
王于天下亶聰明是以天德寵異之也作元后是以
天位寵異之也有罪者我得而誅之指除暴而言無
罪者我得而安之指救民言我既在此則天下何敢

有過越其心志而作亂者乎故一人衡行于天下武王耻之○此章言人君能懲小忿則能恤小事大以交鄰國能養大勇則能除暴救民以安天下能懲小忿然後能養大勇恤小事大以交鄰國此章答問之本旨也除暴救民以安天下則因王有好勇之言而進之也合而觀之大勇所謂仁者之勇也小人用壯君子用罔非能勇者也大勇者所謂智勇兼之者也不仁者徒逞血氣而難與言乎義理之正不智者不明義理而不能免乎血氣之私此其所以不能勇也湯與太王文王武王平時則能恤小事大以交鄰國

有事則能除暴救民以安天下然則此章意雖兩節而理實相通也○仁之字小智之事大天理也不順天而不能恤小事大人欲也文武之勇天理也匹夫之勇人欲也孟子之論每欲分别天理人欲于毫釐之間

齊宣王見孟子于雪宮章

時齊宣王蓋館孟子于雪宮而就見之自以為能待賢者故問曰賢者亦有此樂乎而孟子對曰有者以君以此待賢則賢者得有此樂矣但人君當與民同樂不但當與賢者共此而已故自人不得則非其上

矣集注云言人君能與民同樂則人皆有此樂不然則下之不得此樂者必有非其君上之心此皆人不得則非其上句內之意非以人皆有此樂解有字也小注輔氏之說非○人君有宮室之樂民亦欲有居處之安所謂不得此樂及與民同者皆自民之所應有而言非謂民亦欲有雪宮之樂也○賢者亦樂此乎其辭遜賢者亦有此樂乎其辭驕前之賢者指君後之賢者指賢人○君以民之樂爲樂則民亦以君之樂爲樂君以民之憂爲憂則民亦以君之憂爲憂如是則君以民爲體民以君爲心天下雖大兆民雖

多其懽忻愉怡痒疴疾痛舉切于吾之身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此章與沼上之對略相似大意主于不自樂而與民同樂爾樂民之樂憂民之憂雖平説然憂樂相反而實相關憂民之憂者必不暇樂已之樂樂已之樂者必不知憂民之憂惟先憂以天下而後能樂以天下也此一截大意已盡後不過引一段故實爾○南軒曰憂樂不以已而以天下天理之公也于是舉景公事盍道其國故以告之○天子諸侯巡狩述職始有境外之出然皆無有無事而空行其春秋各循行其郊野必察民之不足而補助之亦未

有無事而近出者故夏諺以爲王者一游一豫皆有恩惠及民而諸侯皆取法焉是先王時天子諸侯皆不敢無事慢游以病民也○君行師從卿行旅從師行糧食自所不免使出以正何病之有惟是後來諸侯每好慢游使飢者弗食勞者弗息民始不勝其勞而起怨謗方命虐民民不堪也言其徵求之多則飲食若流言其慢遊之事非一則流連荒亡爲其縣邑附庸之憂也○景公有感于晏子之言轉附朝儛之觀不復行而大戒于國出舍于郊始興發補不足行晏子之言也出舍自責以省民是二意○樂有五聲

三曰角為民四曰徵為事詩名徵招角招者取義于民與事也晏子所告景公所行皆勤民之事也詩中述之故名徵招角招也○自昔者齊景公問于晏子至畜君何尤皆述當時之言臨了孟子又一句○畜勑六反止也易卦大小畜皆取止為義畜君止君之欲使不行也詩言畜君何尤而孟子釋之言畜君者愛君也則從君之欲者其得為愛君乎忠臣之心惟恐其君之有欲晏子之于景公是也姦臣之心惟恐其君之無欲趙高之于二世李林甫之于明皇是也然而多欲之君于忠臣之言不以為愛已而反尤之

者多矣于姦佞阿意之言不惟不之尤而反以爲愛者多矣

人皆謂我毀明堂章

漢書郊祀志云泰山東北阯古有明堂處趙氏注朱子取之○朱子有明堂說按禮記月令爲説○文王治岐之政萬世之所當法○滕文公問爲國章曰夫世祿滕固行之矣集注曰孟子嘗言文王治岐耕者九一仕者世祿二者王政之本也今世祿滕已行之惟助法未行故取于民者無制爾葢世祿者授之注田使之食其公田之入實與助法相爲表裏所以使

君子小人各有定業而上下相安者也故下文遂言
助法○今按助法卽所謂九一也○關譏而不征市
廛而不征關市有征非王政也○獺祭魚然後漁人
入澤梁使以時取非禁其取也言澤梁則山林之屬
皆無禁可知○大舜罰弗及嗣文王罪人不孥惡惡
止其身天心也○文王養民之政導其妻子使之養
其老而恤其幼不幸而有鰥寡孤獨之人無父母妻
子之養則尤宜憐恤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
謂有以收恤之書言文王不侮鰥寡又言惠鮮鰥寡
是其加志于是也詩云哿矣富人哀此煢獨是言其

所以當先之意也○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然後可以爰方啓行言使公劉之民居無積行無賫則不能與之俱遷于豳也公劉好貨而能推巳之心以及民故其民富如此○來朝走馬避狄人之難也來朝其來以朝也如朝步自周之例姜女厥妃也胥宇共居也當是時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詩中無此說乃孟子以理推說之也後世之君好色未有不使內有怨女外有曠夫者

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章

齊王于羣臣視其進退甚輕不知其任用當謹因孟

子王無親臣之問欲自觧于今日不知其亡之言故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夫亡者誠不才而君宜不以其去爲意顧始所以不知而誤用之者誰歟夫國君進賢其心葢如不得已非輕加之也謹之之至是以所進惟賢葢尊尊親親乃禮之常使所進而尊者未必賢則必進卑者之賢以易之使所進而親者未必賢則必進疏者之賢以易之是使卑者踰尊疏者踰戚也雖其人之賢不賢有以當之而豈禮之常乎故不可不謹也以古言之知人官人堯舜猶難其難其慎伊尹陳戒皆進賢如不得已之意也是以湯

之舉伊尹高宗之舉傅說皆拔自踈遠一旦踰其尊戚之舊臣而人無間言及其既見用之後伊傅之尊戚與商始終且伊陟巫賢世臣繼出則以成湯高宗之謹于其進有以爲之先也〇再曰未可也曰然後察之曰見賢焉曰然後用之歷見其難其慎之意所謂如不得已〇左右皆曰不可亦是今日所欲進者〇左右固未可信諸大夫宜若可信而未必盡公至于國人則論公矣猶必察之者以人有衆好之而未必非同俗者有衆惡之而未必非詭時不逢者此其是非之衡賢否之實亦在乎君之察而自見之爾〇

為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章

二節相承只一直意首以爲巨室必求大木譬爲國必任賢人賢人所學者大而王乃欲其姑舍所學而從我因又以琢玉譬雖萬鎰不敢自治而付之能者愛之甚也至于治國家則曰舍汝所學而從我是愛國不如愛玉矣○則何以異于教玉人彫琢玉哉言欲賢者舍所學而從我無異于教玉人彫琢玉也玉人自能琢玉無俟于教賢人自有所學當使盡其用而惟彼之聽不當使從我也昔呂晦叔薦張子于朝神宗召見問治道見執政執政語之曰新政之初懼

不能任事願求助于子何如張子對曰朝廷將大有爲天下士願與下風若與人爲善則孰敢不盡如教玉人彫琢則亦固有所不能○戰國策趙孝成王篇公子魏牟過趙趙王迎之顧反至坐前有尺帛且令工人以爲冠工見客來也因避趙王曰願聞所以爲天下魏牟曰王能重王之國若此尺帛則國大治矣趙王不悅曰寡人豈敢輕國若此魏牟曰爲冠而敗之奚虧于王之國而王必待工而後乃使之今爲天下之工或非也社稷爲虛器先王不血食而王不以予工乃與幼艾今按魏牟尺帛之譬卽孟子琢玉之

譬也

齊人伐燕勝之章

齊王欲取燕托天以文其說孟子曉以欲知天命當觀人心人心所向即天意所在燕之可取不可取決之以此足矣故言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此是爲宣王謀者如此下兩言古之人有行之者以其取不取之理則一非謂文王欲取商以商人不悅而止武王見商人悅已遂取之也文武取不取之義則張子論之至矣此事間不容髮一日之間天命未絕則是君臣文王所以不取也當日

命絕則爲獨夫武王所以取之也見得文王武王俱無一毫利天下之心亦順天之命而不敢違焉爾然命之絕否何以知之人情而已此即孟子之意

齊人伐燕取之章

饒氏曰當時只是子噲子之爲亂燕民自無罪齊王只當誅子噲子之別立君而去不當取他國這時只當定亂定亂者取其亂者而誅之如湯十一征不是全滅其國取之則是蹊田而奪之牛齊王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是滅其國了○此是爲齊畫一策如此區區處略無所利于燕庶幾湯誅

君弔民非富天下之意則可遏止諸侯之兵矣

齊伐燕考

史記燕世家云易王初立齊宣王因燕喪伐我取十城蘇秦說齊使復歸燕十城易王卒子噲立蘇秦之在燕與其相子之爲婚而蘇代與子之交蘇代爲齊使于燕燕王問曰齊王奚如對曰必不霸燕王曰何也對曰不信其臣蘇代欲以激燕王以尊子之于是燕王大信子之鹿毛壽謂燕王不如以國讓子之燕王因屬國于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噲老不聽政顧爲臣三年國大亂將軍市被與

太子平謀將攻子之諸將謂齊湣王曰因而赴之破燕必矣孟軻謂齊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王因平章子伐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燕君噲死子之亡二年而燕人共立太子平是爲燕昭王

宣王湣王俱嘗伐燕

【六國年表】周顯王四十六年乃齊湣王元年慎靚王五年乃齊湣王八年燕燕君讓其臣子之國噲之五年周赧王元年乃齊湣王十年噲及子之皆死噲之七年

【通鑑】慎靚王五年燕相子之與蘇代婚欲得燕權

蘇代使于齊而還燕王噲問曰齊王其覇乎對曰不能王曰何故對曰不信其臣于是燕王專任子之鹿毛壽謂燕王曰人之謂堯賢者以其能讓天下也今王以國讓子之是王與堯同名也燕王因屬國于子之子之大重或曰禹薦益而以啓人爲吏及老傳之于益啓與交黨攻益奪之天下謂禹名傳天下于益而實令啓自取之今王言屬國子之而吏無非太子人者是名屬子之而實太子用事也王因收印綬自三百石吏以上而效之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赧王元年燕子之爲王三年

國內大亂齊王令章子將五都之兵因北地之衆
以伐燕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齊人取子之醢之
遂殺燕王噲後載孟子此二章及燕人畔一章是歲齊宣王薨子
湣王地立
朱子語録　齊人伐燕孟子以爲齊宣史記以爲
湣王溫公平生不喜孟子及作通鑑却不取史記
而取孟子荀子亦云湣王伐燕則非宣王明矣又
曰溫公通鑑自移了十年據史記湣王十年伐燕
今溫公信孟子改爲宣王遂硬移進前十年溫公
硬拗如此

金氏曰年表以齊威王立三十六年宣王立十九年湣王立四十年通鑑則下減湣王之十年上益威王之十年移下宣王十年以合伐燕之事

通鑑綱目後歲丁年年下注並綱目本文

己丑周顯王三十七年燕易王齊宣王辟彊元年〇戊戌四十六年

按史記是年齊湣王元年〇辛丑慎靚王元年燕王噲元年〇壬寅二年

魏君罃卒孟軻去魏適齊

分注載孟子見梁襄王出語人之語及至齊答齊宣王問齊桓晉文之事之語

乙巳五年燕君噲以國讓其相子之〇丁未赧王元年

齊伐燕取之醢子之殺故燕君噲

分注載齊王問于孟子或謂寡人勿取與諸侯將謀救燕及燕人畔答陳賈等語按朱子于孟子集注燕人畔下云齊破燕後二年燕人共立太子爲王則此燕人畔答陳賈語當在三年燕人立太子平條下

孟軻去齊

戊申二年齊湣王地元年○己酉三年燕人立太子平爲君

分注載昭王即位後弔死問孤及樂毅自魏往等事

乙丑二十九年齊滅宋○丙子三十年齊殺孤咺陳舉

燕使亞卿樂毅如趙○丁丑三十年燕上將軍樂毅以秦魏韓趙之師伐齊入臨菑齊君地出走其相淖齒殺之毅下齊七十餘城燕封毅爲昌國君

自齊伐燕取之至今三十一年

按綱目用通鑑之年而並存史記之說蓋以傳疑也赧王元年丁未宣王卒湣王立戊申方改元則丁未乃宣王末年湣王繼位之年蓋未能的知伐燕之爲先君事與嗣君事也○黄氏日抄以齊伐燕有二事易王初立齊宣王因喪伐之取十城此即孟子梁惠王篇所載問答稱宣

王者也燕王噲讓國于其相子之齊湣王伐燕此即公孫丑篇所載沈同以其私問燕可伐與者也前稱宣王此止稱王曰時湣王尚在未有謚也○按黃氏之說亦似有理但史記載宣王因燕伐燕取十城因蘇秦說而復歸之與五旬而舉之毀其宗廟遷其重器之事似不相協孰玩孟子之書孟子于宣王時已去齊矣觀三宿而出晝諸章王猶足用爲善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之語其去于宣王之時無可疑者孟子未嘗與湣王共事史記孟子之不合斷不能兩通姑

如綱目傳疑可也

滕小國也間于齊楚章

南軒曰與其望二國矜已以求安不若思所以自強而立國鑿池築城與民效死以守之是在我所當為之事為吾所當為而已然固國以得民為本民心不附雖有金城湯池誰與守之使民效死而不忍去非得之有素不能然也○不守義不能效死而不去不愛民不能使民亦效死而不去○守義守死社稷之義以倡其民也愛民當在平時

齊人將築薛吾甚恐章

築薛偪滕也告以太王之去之而勉以爲善爲善指
修其德政而言非以遷國不爭爲爲善也苟爲善後
世子孫必有王者矣此爲太王避狄而言太王修德
行仁有素一時偪于狄人不得已而去之然至子孫
乃有天下此天理也然君子凡事造基業于前垂統
緒于後但能不失其正令後世可繼而行爾若夫成
功則豈可必乎此二句又因必有王者而言創業垂
統應爲善說成功則天應子孫有王者說君之力旣
無如彼齊何則但彊于爲善而已彊爲善所以使可
繼而俟命于天者也○創業垂統泛言或指遷國圖

存言非也事有次第謂之業爲之自我謂之創垂之于後謂之統繼在後人而使可繼在我也○南軒曰所謂爲善循天理而不爲己私也○上章教以效死必兼民弗去一意此章教以遷國必兼彊爲善一意後章總注云然無太王之德而去則民或不從而遂至于亡太王之德所謂爲善也○上章總注云言有國者當守義而愛民不可僥倖而苟免此章云言人君當竭力于其所當爲不可徼幸于其所難必所當爲所該者廣如修其政事撫其民人當遷而遷當守而守皆是也竭吾之力所謂彊爲善也力所不能强

天也豈可僥幸于其所難必哉○李氏曰孟子數語
文公以太王之事葢以其國小人弱不過能爲善以
待子孫其次則效死而巳固不以湯文之事望之也
然當時諸侯賢而有禮能篤信孟子之言而力行之
未有能過之者惜其國小人弱非有湯文之德不能
以興起爾故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
待時此之謂也

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章

南軒曰太王之言忠厚不迫其樂天不以全民不敢必
民之歸而強之從也曰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此天地

之心真保民之主也民心自不容釋乎太王戴其仁有素矣然太王之事非德盛而達權不足以與此○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或曰爲自有人來君之非命以從巳也蔡介夫曰太王豈委其民于狄哉曰我將去之卽爲有君也○按何患乎無君語意雍容南軒之說得之○賀醫閭曰周太王遷都之言孟子所載數句最好其言不以所以養人者害人固是遷都正意其曰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此意尤好蓋不漠然捨之而去也韓文公作琴操便只說得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後面這意思便遺了○太王自邠遷岐民從

之如歸市史所謂居三月成城郭一年成邑三年成都而民五倍其初葢非獨邠民歸之近于岐周之民皆歸之也○朱子謂王政不是一日行得底事滕又界在齊楚之間二國視之如太山之壓雞卵若毅他粗成次第二國必不見容若湯文之興皆在空閑之地無人來覷他故日漸盛大若滕則實是難保也○公羊傳襄公六年十有二月齊侯滅萊曷爲不言萊君出奔國滅君死之正也○春秋時紀亦偪于齊避而去書于春秋曰紀侯大去其國胡氏謂聖人與其不爭而去而不與其去而不存是以太王責之吾以

爲太王之事非所以望之人人孟子以滕文公可有爲故特以語之而始終以效死勿去爲正意蓋可見矣○效死而民弗去此句深有曲折至于民亦爲之死守而不去豈必遠亡

魯平公將出章

前以士後以大夫謂葬禮也前以三鼎後以五鼎謂祭禮也此則上下有制所謂不得不可以爲悅者也棺槨衣衾之美則古者棺槨無度中古棺七寸槨稱之自天子達于庶人非直爲觀美也然後盡于人心孟子自以得之爲有財古之人皆用之吾何爲獨不

然者也其前喪非薄也喪具稱家之有無也其後喪非踰也不以天下儉其親也故曰非所謂踰也貧富不同也○龜山曰孟子之遇不遇治亂興衰之所繫天實爲之非人所能也夫何慭尤之有○范氏曰在孟子可以言天在魯侯不可以言天賢者在已者有義在天者有命修其在巳而聽其在天至于人君則當尊賢下士信行其道不當諉之天也

公孫丑篇

夫子當路於

眞氏曰齊宣旣慕文丑復慕管晏葢覇者功利之

說深入人心已久攻不惟時君慕之而學者亦慕之
也○輔氏曰世衰道微聖學不明人不知有學問則
亦不已知有聖賢之事業雖有英材美質不過溺于
時俗之見聞而已此齊人之所以但知其國之有二
子也○𩌏有二音音勃者怒色也音佛者淺色也𩌏
然之𩌏宜單音勃○楊氏本說但云子路譬之御者
則範我馳驅者若管仲恭詭遇爾集注潤色之曰子
路則範我馳驅而不遇王者故不獲管仲則詭遇以
逢桓公之爲故得禽多爾○使王良得善射者而御
之則範我人十正所以獲禽使孔子遇明王而行其

道則天下不足平治子路曾西所學者孔子之道其視管仲之功正猶王良與嬖奚乘乃其所羞爲也○孟子叙商家一段有力○馬遞曰置步遞曰郵○德之流行郎是人前面文王之德底德字蓋德是本全靠時勢不得有智慧而後可以乘勢有鎡基而後可以待時苟無其德雖有時勢何以行之○王伯厚曰曾西注以爲曾子之孫集注因之經典序錄曾申字子西曾子之子子夏以詩傳曾申左丘明作傳以授曾申曾西之學於此可攷楚鬬宜申公子申皆字子西則曾西之爲曾申無疑

夫子加齊之卿相章

或問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何分句朱子曰只是雖由此霸王不異矣言從此爲霸爲王不是差異葢布衣之權重于當時如財用與甲之類盡付與他〔樂毅統六國之師長驅入齊〕〇又曰公孫丑問孟子動心否乎非謂以卿相富貴動其心謂伯王事大恐孟子擔當不過有所疑懼而動其心也〇盡心知性無所疑惑動皆合義無所畏怯雖當盛位行大道亦沛然行其所無事而已何動心之有易所謂不疑其所行者葢如此而孔子之不惑亦其事也〇告子不動心是硬把定〇

孟施舍北宮黝是不畏死而不動心告子是不認義理而不動心告子惟恐動着他心○按告子強制其心而能不動孟子有定見有定力而自然不動此處姑借告子以淺說爾○心有主則能不動矣有主二字包得闊下文黝舍曾孟皆是有主但有精粗之分○黝舍不動心本又在告子之下因公孫丑以過孟賁賛孟子故孟子亦以勇士之類言之○孟施舍取必于己其氣象似曾子之反求諸己北宮黝取必于人其氣象似子夏之篤信聖人此是論二子之勇有所似非論其是非等級也然將二子所守來比量則

孟施舍守其在我爲得其所守之要爾○凡言守約不是守這約約要也言所守者得其要也

朱子曰引曾子謂子襄之言以明不動心之由在于自反而縮下文詳之○儀禮禮記多有縮字每與衡字作對下文直養之説葢本于此乃一章大旨所繫不可失也○孟子説曾子謂子襄一段已自盡了只爲公孫丑閒得無了期故有後面許多説話○愚按孟子歷言北宮黝孟施舍之養勇都不露箇氣字而氣字在其中直到説曾子後然後曰孟施舍之守氣只一氣字斷盡了其引曾子告子襄一段自反而不

縮自反而縮此兩言乃一章血脉包括管攝處後面以直養而無害是從這箇縮字來此人所知而不知配義與道集義所生都管攝在這箇縮字裏朱子識其意故於下條注曰又不如曾子之反身循理所守尤得其要也始露出一理字北宮黝孟施舍之所不能識者在此孟子告子之所以得失者在此○集注于北宮黝曰以必勝爲主而不動心者也于孟施舍曰以無懼爲主而不動心者也以應不動心之有道至于曾子獨不點出者不動心之由孟子下文自詳孟子之不動心其原出于曾子此處自不須說也○

孟施舍之所守乃一身之氣未嘗反之于心以自顧其直與不直也又不如曾子之反身循理所守尤得其要反身謂自反循理謂直○氣不與約字對兩守字當略點○朱子曰守約云者言其所守之得其要爾非以約爲一物而可守也○此一段爲被他轉換問所以答得亦周匝然止就前段看語脉氣象雖無後截亦自可見前一截已自見得後面許多意思足

右爲一節

告子之學只是先守得一箇心不動而于凡言之出于心有是非得失氣之聽命于心而當養皆以爲不

必求故其言曰言有所不達則舍其言而勿求于心心有所不安則制其心而勿求于氣此所以固守其心而不動之速也孟子卽其言而斷之曰不得于心勿求于氣可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可葢以言出于心其是非得失之所以然正所當反諸心以精察而明辨之乃曰勿求于心其不可必矣若心之于氣有本末之分而彼于本末之間有所緩急固爲僅可然論其極則志固心之所之而爲氣之將帥然氣亦人之所以充滿于身而爲志之卒徒是志固第一義而氣卽次之非志爲可先而氣爲可後也故曰人固當

守其志然亦不可不致養其氣此孟子之心所以未嘗必其不動而自然不動之大略也○問氣體之充朱子曰都是這一點母子上生出如人之五臟皆是從這上生出來○愚按朱子此言最微都是這一點母子上生出母子謂氣也○體之充如耳聰目明做事有力處俱是人無精神雖有志願亦做不得○體之充即浩然者所出朱子謂非兩氣人之語言動作所以充滿于一身之中者即是此氣○問志至焉氣次焉朱子曰志最緊氣亦不可緩○志是第一件氣是第二件○志乾氣坤○志至焉氣次焉持其志

無暴其氣是兩邊做工夫○問志與氣如何分曰且以喜怒言之有一件事這裏便合當審處是當喜是當怒若當喜也須喜若當怒也須怒這便是持其志若喜得過分一向喜怒得過分一向怒則氣便麄暴了便是暴其氣○持其志只是輕輕地做得去無暴其氣只是不縱喜怒哀樂凡人縱之○凡人多動作多語笑做力所不及底事皆是暴其氣且如只行得五十里却硬要行百里只舉得五十斤重却硬要舉百斤凡此類皆能動其氣今學者要須事事節約莫教過當此便是養氣之道也

上文孟子發明志氣當交養之意已盡公孫丑不喻志至氣次之義故又有問○孟子言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是以志固不可以不持而氣亦不可以不養二者交盡則志常帥氣而無復交動之患矣○志帥氣則可志動氣則不必皆善蓋動字已不好也志以帥氣靜則清明動則循軌何動之可言纔曰動氣則氣已不得其平矣凝氷焦火皆志使然也○程子曰持其志無暴其氣兩事也志專一則動氣氣專一則動志然志動氣爲多且如志專在淫僻豈不動氣氣專在喜怒豈不動志故蹶者趨者反動其心又曰

氣壹動志非獨蹶趨藥也酒也亦是然志動氣多氣動志少雖氣亦能動志然亦在持其志而已○愚按志壹動氣氣有勇怯人蓋有平居若不勝衣而一旦感慨白刃可蹈者志動氣也然謂之動則不能久也故氣貴乎養而志貴乎持○持其志無暴其氣此是言養氣工夫內外須是交盡不可靠自已自守其志便謂無事氣纔不得其平志亦不得其安故孟子以蹶趨明之○公孫丑疑只就志上理會理會得志氣自隨之不必更問氣也故云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何也

西銘注云乾陽坤陰此天地之氣塞乎兩間而人物之所資以爲體者也此可見體之充即所謂塞乎天地之間者充字宜玩左傳曰心之精爽是謂䰟魄大聰明大力量人䰟盛魄強便擔當得無限大事發攄出無限義理這便是充之意便是塞乎天地之間也人孰無此氣患不能充爾充則浩然矣

只觀帥字體之充字便見持志養氣兩事相須使公孫丑識得不須再問矣蓋將雖勇然部伍簡練號令精明勁由紀律卒徒上工夫亦是少不得也又如周亞夫軍中夜驚亞夫堅臥不起不起固帥之定然而

士卒有驚何也亦未善也以此見持其志又不可不養其氣君子所以足容重手容恭聲容靜氣容肅行中鸞和步中采齊皆欲無暴其氣也

右爲二節

朱子曰公孫丑既知告子之失而未知孟子之所以得故問焉而孟子告之我知言者能識羣言之是非也浩然盛大流行之貌蓋天地之氣而吾之所得以充其體者也孟子知人言之是非告子乃自以其言爲外而不復考其得失孟子善養氣而告子乃以爲末而不求其得失可見矣○告子不務知言亦不務

養氣但只硬把定中間箇心要他不動孟子則是能知言又能養氣自然心不動三者恰如行軍知言則其先鋒知虛識實者心恰如主帥氣則卒徒也孟子則前有引導後有推助自然無恐懼告子則前後無引助只恁孤立硬做去所以與孟子不動心異也○問知言養氣之說曰孟子之不動心知言以開其前故無所疑養氣以培其後故無所懾如智勇之將勝敗之形得失之算判然于胸中而能虎貔貅百萬之衆又皆望其旌旄聽其金鼓爲之赴湯蹈火有死無二是以千里轉戰所向無前其視告子之不動心正

猶勇夫悍卒初無料敵制勝之謀又無蚍蜉蟻子之援徒恃其勇而挺身以赴敵也其不爲人所擒者特幸而已○又曰以其同者而比之則告子所不得之言即孟子所知之言告子所勿求之氣即孟子所養之氣也以其異者而反之則告子之所以失即孟子之所以得孟子之所以得即告子之所以失也○問浩然之氣與血氣如何分朱子曰只是一氣義理行乎其中則爲浩然之氣不由義理而發則只爲血氣然人所禀氣亦自不同有禀得盛者則爲人強壯隨分亦有立作使之做事亦隨分做得出若禀得弱者

都不解有所立作唯養成浩然之氣則却與天地爲一更無限量○天地之氣無處不到無處不透是他氣剛雖金石也透過人便是禀得這氣無欠闕○氣雖有清濁厚薄之不齊然論其本則未嘗異也所謂至大至剛者乃氣之本體如此但人不能養之而反害之故其大者小剛者弱爾○問浩然之氣是禀得底否曰只是這箇氣若不曾養得剛底便粗暴弱底便衰怯○問塞天地莫只是一箇無虧欠否曰他本自無虧欠只爲人有私曲便欠却他底○問塞乎天地之間莫是用于天地間無窒礙處否曰此語固好

然孟子却是說氣之體○問伊川于以直處點句先生却于剛字下點句曰若于直字斷句則養字全無骨肋只是自反而縮是以直養而無害也以直字代縮字蓋自反而縮是曾子語此是孟子自下語○兩箇其爲氣也前箇是說氣之體段如此後箇是說這氣可將如此用

程子曰帥氣在志養氣在直

天下莫強于道義道者理之當然而義者心之裁制也以道義爲主有此浩然之氣去助他方勇敢果決以進如君有過臣諫之義也有冒死而不顧者便是浩然之氣去助此義如合說此話却恧縮不發便是

餒便是欿然之氣不調和便成忿厲之氣○世有理直而不能自明者正爲無氣爾譬如利刃可以斷割須是有力者乃能用之若自無力利刃何爲○人之氣當于平時存養有素故遇事之際氣足以助其道義而行若于氣上存養有所不足遇事之際便有十分道理亦畏怯而不敢爲如朝廷欲去一小人我道理既直有甚怕他不敢動着知其爲小人而不敢去只是氣衰其氣如此便是合下無工夫○配義與道只是説氣會來助道義若胡亂開口使出性氣只是助得客氣人纔養得純粹便助從道義好處去此氣所以

貫于養也○配義與道者大抵以乾配坤必以乾爲主以妻配夫必以夫爲主以氣配道義畢竟以道義爲主氣常隨着道義而行○問無是餒也是指義是指氣曰是說氣○氣由道義而有道義復乘氣以行無與體也○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有一様人非不知道理但爲氣怯更襯貼義理不起○李先生曰配是襯貼起來又曰若說道襯貼却是兩物氣與道義只是一衮發出來思之一衮發出來說得道理好襯貼字說配字極親切

按無是氣則道義孤單故下箇配字本是借用字

只爲沒字形容得故也延平襯貼字亦是借用字
氣與道義非二物而以配言當得其意而不當泥
其辭也
問他書不說養氣只孟子言之何故曰這源流便在
那心廣體胖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處來大抵只是
一箇氣又不是別將箇甚底去養他但集義便是養
氣○問配義與道是氣助道義而行又曰集義所生
是氣又自集義而生曰初下工夫時集義然後生浩
然之氣氣已養成又却助他道義而行○或言剛大
是氣之體段養處是必有事焉以下曰要處只在集

義必有事焉是事此集義○孟子許多論氣處只在集義所生一句上○問集義曰只是無一事不求箇是而已○問集義曰集義只是件件事要合宜自然積得多○是字與非字對襲字與集字對蓋曰此氣乃集義而自生于中非行義而襲取之于外云爾○生字正與取字對○行有不慊于心則餒矣言心有不慊即是不合于義而此氣不生也是豈可得而掩取哉告子乃不知此而以義爲外則其不動心也直強制爾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然告子之病蓋不知心之慊處即是義之所安其不慊處即

是不合于義故直以義爲外而不求今人因孟子之言却有見得此意而識義之在内者然又不知心之慊與不慊亦有必待講學省察而後能察其精微者故于學聚問辨之所得皆指爲外而以爲非義之所在遂一切棄置而不爲此與告子之言雖若小異然其實則百步五十步之間爾以此相笑是同浴而譏裸裎也指陸氏也

此言養氣者必以集義爲事而勿預期其效其或未充則但當勿忘其所有事而不可作爲以助其長

工夫只是集義二字此爲世人用工有二種病不

是間斷而忘了卽是預期其效而助之長故言之○朱子曰事正助相因無所事必忘正必助長○正字是期待其效之意公羊傳云師出不正反戰不正勝言師出不可必期其反戰不可必期其勝也○勿忘勿助長但勿忘則自然長助長則速之如揠苗者也○勿忘謂勿忘集義也一言一動之間皆要合義故勿忘助長謂不待其充而強作之使充也如今人未能無懼却強作之道我不懼未能無惑却強作之道我不惑是助長也○如一邊集義一邊在此等待那氣生等來等去却使去助

長氣未至于浩然便作起令張[illegible]謂只剛毅氣[illegible]屈撓便要發揮去做事便是助長

乃集義養氣之節度也

節度如丹家火法集義是養氣之丹頭必有事焉以下是集義之火法○時時用必有事焉底工夫而或有時間斷此便是忘了即須勿忘時時用必有事焉底工夫而或有時欲速求效此即是助了即須勿助此其工夫全在必有事上必有事全在集義上勿忘勿助只就其間提撕警覺而已若是工夫原不間斷即不須更說勿忘原不欲速求效

即不須更說勿助

舍之而不耘者忘其所有事

此是忘底病

揠而助之長者正之不得而妄有作為者也

此是正助底病

然不耘則失養而已揠則反以害之

助長之為害甚于忘

無是二者則氣得其養而無所害矣

所謂以直養而無害也上文也暗含此意矣[illegible]

勿忘是說以直養勿正勿助長是說無害○[illegible]

集義所生者故必有事焉而勿忘惟非義襲而取
之也故勿正勿助長
如告子不能集義
以其外義知其不能集義
而欲強制其心
以其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氣知
其只是強制
則必不免于正助之病
強制便是正助此于告子不能集義而欲強制其
心知其必不免于正助之病下文于告子不得于

言勿求于心至爲義外之說知其自不免于四者之病

其于所謂浩然者蓋不惟不善養而又反害之矣

孟子件件與告子相反此見聖賢爲學敎用工夫不動心非難當知所以不動者〇孟子于養氣說二種病于知言說四種病不指告子而實暗指告子故朱子註中節節證破〇南軒曰或曰二程多以必有事焉爲有事乎敬而孟子則主于集義有異乎曰無異也孟子所謂持志卽敬也非持其志其能集義乎

朱子曰養氣一章在不動心不動心在勇勇在氣氣在集義勿忘勿助長又是那集義底節度若告子則更不理會言之得失事之是非氣之有平不平只是硬制壓那心使不動恰如說打硬修行一般

詖淫邪遁四者相因言之病也蔽陷離窮四者亦相因則其病之源也四者之病起于蔽心有所蔽乃陷而離離而窮蔽形爲詖乃淫而邪邪而遁如肝病而見于目隨淺深爲證也故知言者即外以知中而又知其害于政事之決然而不可易是其患不特在不得于言而已人心不正是非反覆禍仁義誣生民而

亂天下有必然者○非心通乎道而無疑于天下之理其孰能之程子曰心通乎道然後能辨是非如持權衡以較輕重是也

○朱子曰詖淫邪遁蔽陷離窮四者相因心有所蔽只見一邊不見一邊如楊氏爲我墨氏兼愛各只見一邊故其辭詖而不平蔽則陷陷深入之義也故其辭放蕩而淫陷則離離是開去愈遠也故其辭邪離則窮窮是說不去也故其辭遁遁如夷之之言是也

○輔氏曰當看四箇所字如看病相似詖淫邪遁是病證所蔽等是病源○問程子說孟子知言譬如人

在堂上方能辨堂下人曲直所謂在堂上者莫只是踰心通于道者否曰此只是言見識高似他方能辨他是非得失若見識與他一般如何解辨得他○問孟子知言處生于其心害于其政先政而後事闢楊墨處說作于其心害于其事先事而後政曰先事而後政是自微而至著先政而後事是自大綱而至節目後章汪云事所行政大體也此兩處但言無大無小無無不有害爾不必拘先後也

按事自有自大綱壞起者有自微而至著者

朱子曰此一章專以知言養氣爲主若不知言則自以爲義而未必是義自以爲直而未必是直是非且

莫辨矣然說知言又只說知詖淫邪遁之四者蓋天下事只有一箇是與不是而已若辨得那不是底則便識得那是底了且如集義皆是見得道理分明則動靜出處皆循道理無非集義也惟見理明則義可集義既集則那自反而縮便不必說自是在了

右爲三節○朱子與郭冲卿帖云孟子之學蓋以窮理集義爲始不動心爲效蓋惟窮理爲能知言惟集義爲能養氣理明而無所疑氣充而無所懼故能當大任而不動心考于本章次第可見矣○陳定宇謂此章要旨此帖盡之

又按告子不得于言已之言也孟子知言天下之言也二言字雖所指不同然知言則在已在人一也告子不得于巳不求于心又安能知天下之言哉

公孫丑以孟子自謂我能知言又善養氣是兼言語德行而有之言語指知言德行指養氣知言則在已在人一也豈不長于言語乎養氣自集義生豈非德行乎

孟子所引孔子子貢問答之辭與論語相表裏子貢所謂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正公西華所謂弟子

不能學者也凡人之于學所以易厭者正緣于此理未嘗實見得故不見意味而不樂未少有得而自滿聖人合下見得徹自是不能已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此其所以不厭也智之所以自明益可見矣張子有曰性者萬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惟大人爲能盡其道是故立必俱立知必周知愛必兼愛成不獨成此教之所以不倦也仁之及物又可見矣○仁智各有體用自智爲體仁爲用而言則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自仁爲體克己復禮智爲用周萬物而言則曰成己仁也成物智也

朱子曰顏子所知所行事事只與聖人爭些子所以曰具體而微

南軒曰可仕可止可久可速非度其可而爲之也葢無不當其可也

朱子曰得百里皆能朝諸侯是德之盛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是心之正不肯將小處害了那大處

又曰以其讓國而逃諫伐而餓非其道義一介不取予于人觀之可見矣此所謂行一不義可以得天下不爲者

子貢言古人德政雖與其人俱往而其禮樂之存于

後世者猶可考而知所以由百世之下等百世之王莫有能違我之見者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葢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此所以不可及也夫子分上不須更說禮樂葢夫子不得位未嘗制禮作樂況子貢親炙夫子又豈待見禮聞樂而後知其德與政哉

以力假仁者霸章

朱子曰以力假仁者不知仁之在已而假之也以德行仁則其仁在我而惟我所行矣以執蘇濤塗侵曹伐衛之事而視夫東征西怨虞芮質成者則人心之

服與不服可見若七十子之從孔子至于[illegible]而不去此又非有名位勢力以驅之也孟子真可謂長于譬喻也○愚按德即仁而曰以德行仁者此章仁以事言以力假仁正如一匡天下之類集注所謂本無是心而借其事以爲功者最爲盡之以德行仁則仁得于心而所行皆由此出無適而非仁也

仁則榮不仁則辱章

賢者在位能者在職饒氏說是或謂賢者有德使之在位而不任事能者有才使之在職而任事饒氏曰如此說則賢者是箇無能底人葢凡是賢者皆當使

之在位就其閒使能敷教者在敷教之位使能治獄者在治獄之位既有其位便有其職豈有無職之位無能之賢哉

閒暇無事之時及猶汲汲也不可失之意政刑內治之實明者講求修舉之意必及閒暇之時者當時列國兵爭應敵無虛日當其閒隙則可以有為之時也○人情安肆則易以怠惰是以因循苟且常失其可為之時○一說蠹弊既積禍亂既起則不可為矣當其未有事則所謂閒暇而可以有為之時也故及是時明其政刑孰所當興孰所當革功罪必明而情僞

不淆賞罰必當而是非不亂此所謂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戸者也

尊賢使能俊傑在位章

俊傑指賢能○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市謂都邑之市人君國都如井田之形畫爲九區中一區爲公宮前一區爲外朝外朝一區左則宗廟右則社稷在焉後一區爲市左右各三區皆民所居市四面有門每日市門開則商賈百物皆入焉賦其廛者謂收其市地錢如今民間之舖面錢蓋逐末者多則賦其廛以抑之而不征其貨少則但治以市官之法雖廛賦亦

不取之所以招徠之也市官之法如周禮司市平物價治爭訟謹權量譏察異言異服之類○廛無夫里之布按周禮載師之職曰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宅不毛不種桑麻也民無職事鄭氏謂卽閒民無常職者彼猶在九職之一雖無常職而轉移執事亦其職也豈得又罰之此民無職事者直謂游惰爾夫已授之田宅而不毛不耕與游惰無常業者罰之以里布屋粟夫家之征布卽其里之所當出也粟卽其田之所當輸也夫征卽其職事之所當供也里布屋粟其輕重

之數未詳鄭氏謂一里二十五家之布一夫百畝之稅似太重恐難行也此三者先王本以罰游惰若市宅之民則已賦其廛矣夫里之布亦非所當有也戰國時一切取之不問其業之有常與否是民之所以重困也○蔡介夫以上節之廛爲市廛此之廛爲民廛非也觀上注曰廛市宅也下不別解而曰市宅之民已賦其廛則爲一廛明矣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章

真氏曰天地造化無他作爲惟以生物爲事觀夫春夏秋冬往古來今生意周流何嘗一息間斷天地之

心于此可見萬物從[illegible]地生意中出故物物皆具此理何况人爲最靈宜乎皆有不忍人之心也○孺子未有所知而將入于井乍見之者無問賢愚皆有傷痛之心方此心驟發之時非欲以此内交非欲以此干譽非欲以此避不仁之名也倉卒之間無安排矯飾而天機自動此所謂真心也○朱子曰如孺子入井如何不推得其他底出來只推得惻隱之心出來蓋理各有路如做得穿窬底事如何令人不羞惡偶遇一人衣冠而揖我我便亦揖他如何不恭敬事有是非必辨別其是非試看是甚麽去感得他何處一

說出來○或問滿腔子是惻隱之心曰此身軀殼謂之腔子而今人滿身知痛處可見○問滿腔子是惻隱之心曰此身軀殼謂之腔子能于此身知有痛便見于應接方知有箇是與不是○四端未是盡所以只謂之端然四端八箇字每字是一意惻是惻然有此念起隱是惻然之後隱痛比惻是深羞者羞已之非惡者惡人之惡辭者辭已之物讓者讓與他人是非自是兩樣分明但仁是總名○按集注云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仁義禮智性也心統性情者也陳定字謂性如在營之軍情如臨陣之軍皆將實統之

說得精○朱子曰惻隱羞惡是仁義之端惻隱自是情仁自是性性即是這道理仁本難說中間却是愛之理發出來方有惻隱義却是羞惡之理發出來方有羞惡禮却是辭遜之理發出來方有辭遜智却是是非之理發出來方有是非仁義禮智是未發底道理惻隱羞惡辭遜是非是巳發底端倪如桃仁杏仁是仁到得萌芽却是惻隱又曰分別得界限了更須日用常自體認看仁義禮智是如何又曰如今只因孟子所說惻隱之端可以識得仁意思因說羞惡之端可以識得義意思因說恭敬之端可以識得禮意

思因說是非之端可以識得智意思緣是仁義禮智本體自無形影要捉摸不着只得將他發動處看却自見得程子云以其惻隱知其有仁此八字說得最親切分明也不道惻隱便是仁又不道掉了惻隱別取一箇物事說仁譬如草木之萌芽可以因萌芽知得他下面有根也不道萌芽便是根又不道掉了萌芽別取一箇根又曰孟子說性不曾說着性只說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看得情善則性之善可知又曰惻隱羞惡多是因逆其理而見惟有所可傷這裏惻隱之端便動惟有所可惡這裏羞惡之端便動若是事

親從兄又是自然順處見之又曰人須廣而充之人誰無惻隱只是不能常如此能常如此便似孟子說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若不能常如此恰如火相似自去打滅了水相似自去淤塞了如草木之萌芽相似自去蹈折了便是了更無生意○又云孟子此一章其初只是匹自閑容易說出來然說得來連那本末內外體用精粗都包在裏面無些欠闕處如孔子許多門弟子都不曾恁地說得分曉想是曾子子思後來講來講去講得精所以孟子說得恁地○問前面專說不忍之心後面兼四端

亦非仁包四者否曰然○仁字是箇生底意思通貫周流于四者之中仁固仁之本體也義則仁之斷制也禮則仁之節文也智則仁之分別也正如春之生氣貫徹四時春則生之生也夏則生之長也秋則生之收也冬則生之藏也故程子謂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正謂此也孔子只言仁以其專言者言也孟子兼言仁義以其偏言者言也其又兼言禮智者亦是如此蓋禮是仁之著智是義之藏而仁之一字未嘗不流行乎四者之中也

○按孟子亦有專言之仁如曰仁人心也仁也者人

也合而言之道也此類是也○四德爲體四端爲用又以仁義相爲體用如仁人心義人路之類又以仁智相爲體用如成己仁也成物智也之類禮是仁之著如張子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事非仁也智是義之藏處物爲義義所裁制不出是與非是非之鑑在中爲智處物爲義故曰智是義之藏非以義爲在外也○渾然全體之中粲然有條如此○此章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此一句是綱領因言惟聖人全體此心隨感而應不待擴而充之而所行無非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其他則在察識而擴充之也因示

人以察識之處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以下備言人之性情心之體用本然全具而各有條理如此正欲學者於此反求默識而擴充之也故遂言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擴而充之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言其機之順易而不容已也但人又多自休了苟能由此而遂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古帝王之德至于光宅天下丕冐海隅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後之君或以天下之大而不能恍其親或以邇聲色信讒邪而至于黜其配殺其子同是四端也充與不充而其效如此可以監矣○問

知字是重字還是輕字朱子曰不能擴充者正爲不知都只是冷過了若能知而擴充其勢甚順如乘快馬放下水船相似○按集注云四端在我隨處發見此二句正起一知字發見而不能知則何自而能擴充既知而不能擴而充之則此心亦徒發而已故惟知皆擴而充之者則其勢如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遂充之則四海可保盡此心之量本足以包括天地兼利萬物推得去則四海雖遠亦吾度內在能推而已○知皆擴而充之爲始得其本心而欲擴充之者也 苟能充之爲既有事乎推廣而未滿其量者

言也

矢人豈不仁於函人章

孔子之意本言擇里孟子引之以譬擇術微有不同集注只以孟子之意解孔子之言故與論語小異○擇術亦是借言引起人當擇仁而處之爾○問仁天之尊爵先生解曰仁者天地生物之心得之最先如何是得之最先朱子曰人得那生底道理所謂心生道也有是心斯有是形以生也○此章以尊爵安宅論仁其理甚精微勉人爲仁其意甚切至既言莫之禦而不仁又言反求諸已皆言爲仁由己其機在我

不在人也仁固包義禮智然人所以不爲仁者由于是非之心不明與羞惡之心不正爾故孟子先言是不智也欲人以是非之智而擇爲仁之術繼言如耻之莫如爲仁欲人以羞惡之義而决爲仁之機也

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章

子路自治甚勇其有過定是無心之失夫巳既不知人又不言則此過遂成故人告之以有過則喜喜其得聞而改之也周子曰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諱疾而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悟也夫有喜聞過之心而後有改過不吝之勇故程子以子路爲百世之師○人

之愛身也絺纊因時几席異宜有人曰爾寒暑易矣頓置乖矣亟謝而更之乃于其心則不若是周子所謂諱疾而忌醫誠切喻也故喜聞過是作聖路頭由此而上爲舜爲禹由此而下爲桀爲紂常人徇欲背理諱過飾非視子路之心已相背馳何敢言舜禹事故孟子此章首稱子路周子程子又深贊子路欲學者師之以自修則日新又新而進善無窮矣○集注云禹不待有過而能屈已以受天下之善看來禹工夫甚細日用間此理隨事發見體察得甚審○問善與人同朱子曰善者天下之公理本無在已在人之

別但人有身不能無私于巳者故有物我之分焉惟舜之心無一毫有我之私是以能公天下之善以爲善而不知其孰爲在巳孰爲在人所謂善與人同也舍巳從人言其不先立巳而虛心以聽乎天下之公葢不知善之在巳也樂取于人以爲善言其見人之善則至誠樂取而行之于身葢不知善之在人也此二者善與人同之目也然此二句本一事特交互言之以見聖人之心表裏無間如此爾○按舜之取人以爲善初無意于與人也而彼之樂于見取者未嘗不益勸于爲善是吾與之也與人爲善是善以天下

以君子之善莫大于此〇總注聖賢樂善之誠兼舜禹子路言之末二句單說舜此章本意只言取人而與人爲善爲孟子再疊一意以盡其理爾

伯夷非其君不事章

問進不隱賢必以其道朱子曰不隱賢謂不隱避其賢如已當廉却以利自汙已當勇却以怯自處之類乃是隱賢是枉道也〇問明道云此非瑕疵夷惠之語言其弊必至于此今觀伯夷與惡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于塗炭則伯夷果似隘者柳下惠雖袒裼裸裎于我側爾焉能浼我有柳下惠果似不恭者豈得

謂其弊必至于此哉曰伯夷既清必有隘處柳下惠既和必有不恭處道理自是如此孟子恐後人以隘爲清以不恭爲和故曰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

天時不如地利章

朱子曰孤虛以方位言如俗言向其方利其方不利之類王相指日時○得道者順乎理而已先王之所以致人和者在此

孟子將朝王章

問莫是以齊王不合託疾否朱子曰看孟子意只說他不合來召蓋稱他國諸侯無越境之禮只得以幣

來聘故賢者受其幣而往見之既至其國或爲賓師有事則王自來見或自往見王但召之則不可召之則有自尊之意故不往見也答陳代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此以在他國而言答萬章天子不召師而況諸侯乎此以在其國而言○達尊之說達通也三者不相值則各伸其尊而無所屈一或相值則通視其重之所在而致隆焉故朝廷之上以伊周之忠聖者老而祗奉嗣王左右孺子不敢以其齒德加焉至論輔世長民之任則太甲成王固拜手稽首于伊周之前矣其迭爲屈伸以致崇極之義不異于孟子之言

也故曰通視其重之所在而致隆焉惟可與權者知之爵也齒也蓋有偶然而得之者是以其尊施于朝廷者則不及于鄉黨施于鄉黨者則不及于朝廷而人之敬之也亦或以貌而不以心惟德得于心充于身刑于家推于鄉黨而達于朝廷則初無所異焉此德之所以尤貴也○夫豈不義而曾子言之文勢似管子而愚人也則可若是義理不是則曾子豈肯地說

陳臻問章

寸辭受從容惟義之安陳臻一▲辭則皆辭受則皆

覺而不知理各有當也豈可哉

孟子之平陸章

凶年說得闊如水旱疾疫之類饑歲只是五穀不熟

○王之爲都左傳邑有先君之廟曰都朱子曰看得來古之王者嘗爲都處便自有廟如太王廟在岐文王廟在豐武王祭太王則于岐祭文王則于豐王朝步自周至于豐是自鎬至豐以告文王廟也又如晋獻公使申生祭于曲沃武公雖自曲沃入晋而其先君之廟則仍在曲沃而不徙也

孟子謂蚳鼃章

孟子居賓師之位未嘗受祿不受祿之意見後章當參看有官守言責者不得其職不得其言則目下便着休孟子無官守言責故得從容諷導其間而因可徐處乎進退之宜也及誠意備至啟告已盡而王終莫悟也則有去而已然三宿出晝其所以處乎決去之際者又如是之寬裕忠厚而不迫也豈時人所能知哉

孟子爲卿于齊章

王驩爲輔行齊王之意陽欲借孟子以爲重而陰以寵驩也公孫丑不喻孟子不與驩言之意而問焉孟

子曰夫既或治之矣予何言哉言有司已治之矣有
司不指王驩
孟子自齊葬于魯章
上古棺槨未有厚薄尺寸中古始爲定制棺七寸槨
稱之自天子達于庶人皆然豈欲爲人觀美蓋如是
然後于人心爲盡爾〇不得得之泛指楚禮如重累
之數牆翣之飾之類此則上下有等而不可僭若棺
槨七寸之制欲其堅厚久遠不使土親膚則上下所
同苟得之而又爲有財何爲不用之不用之是以天
下儉其親而不求盡于人心也以天下儉其親如王

氏中說記太原府君一布被二十年不易曰無爲費
天下也文意略與此同

沈同以其私問章

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子子噲此二句燕
可伐之斷案也○諸侯土地受之天子傳之先君君
論其極則天子亦不能以天下與人

齊人伐燕章

朱子曰燕固有可伐之理然孟子不曾教齊不伐亦
不曾教齊必伐但曰惟天吏則可以伐之

燕人畔章

周公不知管叔之將畔而使之乃由于不忍逆探其兄之惡而棄之也其過有所不免矣乃所謂聖人之不幸也與他人之不宜有過而有過者固不同也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順之遂非也又從而爲之辭文過也自愛者必以古人自處而愛君者不當使效今之人也

孟子致爲臣而歸章

得侍讀同朝甚喜○集注云孟子既以道不行而去則其義不可以復留又引程子云齊王所以處孟子者未爲不可孟子亦非不肯爲國人矜式者若不同

何也蓋以道不行而去者君子之本心也其次則苟猶有向道之誠心孔子固亦嘗際可公養于衛而不遽絕矣但齊王實非欲尊孟子乃欲以利誘之故孟子拒而不受耳

孟子去齊四章

無人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非謂二子之心倚君側之人也語其勢則然爾無人乎子思之側與無人乎繆公之側當看二人字使在乎子思之側者非其人雖朝夕候伺道達誠意豈能安子思使在乎繆公之側者非其人二子豈肯藉其維持調護之力而

苟容乎

君子憂則違之之情所謂不遇故去豈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惓惓之餘意猶如此若荷蕢則果而已

天意未可知而其具又在我其具又在我者謂天意回則有用我者矣

南軒曰孟子之去齊三宿出晝猶以爲速而謂初見已有去志久于齊非我志何也蓋孟子雖庶幾齊王之可與有爲而可去之幾未嘗不先覺也初見察王之情必有不能終者又以其質亦有可取故不受其

祿姑留以覲其感悟之機豈苟留哉此篇載孟子于齊始終去就久速之義甚備學者宜深玩焉○饒氏曰孟子見王于崇卽有不合處難于委質爲臣故止爲際可之仕自崇旣退之後未見其道之可行故終不受祿○陳定宇曰不受卿祿此孟子最高處其超然不屈進退餘裕本全在此

滕文公篇

滕文公爲世子章

朱子玉山講義○天之生此人如朝廷之命此官人之有此性如官之有此職朝廷所命之職無非使之

行法治民豈有不善天之生此人無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理亦何嘗有不善但欲生此物必須有氣然後此物有以聚而成質而氣之爲物有清濁昏明之不同稟其清明之氣而無物欲之累則爲聖稟其清明而未純全則未免微有物欲之累而能克以去之則爲賢稟其昏濁之氣又爲物欲之所蔽而不能去則爲愚爲不肖是皆氣稟物欲之所爲而性之善未嘗不同也堯舜之生所受之性亦如是爾但以其氣稟清明自無物欲之蔽故爲堯舜初非有所增益于性分之外也故學者知性善則知堯舜之聖非是強

爲識得堯舜做處則便識得性善底規模樣子而凡吾日用之間所以去人欲復天理者皆吾分內當然之事其勢至順而無難此孟子所以首爲文公言之而又稱堯舜以實之也但當戰國之時聖學不明天下之人但知功利之可求而不知巳性之本善聖賢之可學聞是說者非唯不信往往亦不復致疑于其間若文公則雖未能盡信而已能有所疑矣是其可與進善之萌芽也故孟子于其去而復來迎而謂之曰世子疑吾言乎而又告之曰夫道一而已矣蓋古今聖愚同此一性則天下固不容有二道但在篤信

力行則天下之事雖有至難猶必可至況善乃人之所必有而為之不難乎然或氣稟昏愚而物欲深固則其勢雖順且易亦須勇猛着力痛切加功然後可以復于其初故孟子又引商書之言曰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若但悠悠似做不做則雖本甚易而反為至難矣此章之言雖甚簡約然其反復曲折開曉學者最為深切諸君更宜熟讀深思反復玩味就日用間便着實下工夫始得○朱子曰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須看因何理會箇性善作甚底○性善故人皆可以為堯舜必稱堯舜所以驗性善之實○孔子

罕言性孟子見滕文公便道性善必稱堯舜恰似孟
子告人躐等相似然他亦欲人先知得一箇本原則
爲善必力去惡必勇今于義理須是見得了自然循
理有不得不然若謂我要做好事所謂這些子能得
幾時子○性善者以理言之稱堯舜者質其事以實
之所以互相發也其意蓋曰知性善則知堯舜之必
可爲矣知堯舜之可爲則其于性善也信之益篤而
守之益固矣○愚按此章之旨朱子盡之矣道一而
已矣人鮮得其語意正爲世子疑孟子之言爲高遠
難行而恐別有卑近易行之說故孟子言一箇道只

是一箇堯舜之能事即吾人之能事人亦只欲向前爾別無兩箇道則安容有兩般說話○世子疑吾言乎其以道之在聖人者爲高遠而難行乎夫道一而已矣堯舜此道吾人亦此道道無兩箇故我今亦只得以堯舜之所能爲者望世子安得有兩般說話○使有道高遠而難行有道卑近而易行則是有二道矣道豈容有二則亦別無卑近易行之說也○朱子曰近看孟子見人即道性善稱堯舜此是第一義若于此看得透信得及直下便是聖人更無一毫人欲之私做得病痛若信不及孟子又說箇第二節工夫

又只引成覵顏淵公明儀三段說話教人如此發憤勇猛向前日用之間不得存留一毫人欲之私在這裏此外更無別法若于此有箇奮迅興起處方有田地可下工夫不然只是畫脂鏤氷無眞實得力處也近日見得如此自覺頗得力與前日不同○性善之善不與惡對此本龜山所聞于浮屠常總者宛轉說來似亦無病然謂性之爲善未有惡之可對則可謂終無對則不可蓋性一而已旣曰無有不善則此性之中無復有惡與善爲對亦不待言而可知矣若乃善之所以得名是乃對惡而言其曰性善是乃所以

人理于人欲也天理人欲雖非同時並有之物然

其先後公私邪正之反而言之亦不得爲無對也

今必謂别有無對之善則不可

滕定公薨章

或問三年之喪何也朱子曰人子之心無窮也聖人

以爲子生三年而後免于父母之懷也故爲之立中

制節使賢者不得過不肖者不得不及也齊疏之服

飦粥之食何也曰服美不安而食旨不甘也其爲大

本大經何也曰自盡其心者喪禮之大本也三年齊

疏飦粥喪禮之大經也孟子生于戰國分爭之際不

得見先王之全經矣然其學得孔門之正傳而于文武之道則旣識其大者故其考論制度雖若疎闊有如張子之所病者而于大本大經之際則毫釐之間有不可得而亂者以是爲王而酌乎人情世變以文之則禮雖先王未之有者亦可以義起矣後世議禮者不明乎此故常以其節文度數之小不備而不敢爲卒以就乎大不備而後已此劉向所以深歎之也然無孟子之學而强欲爲之如叔孫通曹褒之流是又不免乎私意之鑿而已矣○真氏曰三年之喪其來久矣春秋之世此禮廢墜于是宰予欲短喪而孔

子責其不仁方滕文公用孟子言欲行此禮父兄百官諱然爭之及違衆而行又以爲知禮何邪蓋以爲不可行者蹈常襲故之陋見而以爲知禮者秉彛好德之良心也世降教失雖以東魯文獻之邦猶不能行何怪于滕之父兄乎然文公一以身先之則憣然而悟天理之在人心者固不可泯也

滕文公問爲國章

知是文公以禮聘孟子故孟子至滕而文公問之者以前云使然友問後云使畢戰問知此是文公親問孟子也文公不可越國而見孟子固知是以禮聘而

孟子至滕也○詩言民之趨于農功自然如此之亟孟子引之以證民事不可緩之意○禮下所以開世祿及學校之事也取民有制所以開制民常產及貢助徹之法也○言制民常產與其取之之制主于行助法而已○朱子謂大抵孟子之言雖曰推本三代之遺制然常舉其大而不必盡于其細也師其意而不必泥于其文也蓋其踈通簡易自成一家乃經綸之活法而豈拘儒曲士牽制文義者所能知哉朱子之論孟子善矣但終以其田制爲疑謂先王疆理天下之初做許多畎澮溝洫之類大段是費人力了若

是自五十而增爲七十自七十而增爲百畝則田間許多疆理都合更改恐無是理孟子當時未必親見只是傳聞如此愚按朱子此疑頗與前所謂疏通簡易經綸活法之意相背程子與張子論井地謂地形不必謂寬平可以畫方只可用算法折計地畝以授民又謂經界隨山隨河皆不害于畫之也此疏通簡易之活法也孟子之意亦猶是爾先王授民之田雖有常數而草萊之地聽其自墾則無禁焉故夏時地未盡闢則田少其限以五十畝者非故欲如此因其時力之可墾而爲之數也至商時土漸墾于是平原

廣野地可畫井處次第畫爲井疆中公外私田有定分賦有定法聖人制度于是爲密然其限以七十畝者亦因時力之可墾而爲之數也至其崎嶇不可井處勢必因夏之貢豈可謂商能盡天下之地而悉爲之井哉貢之不變自商巳然非至周始兼行之也特商時以助爲主故賦法名助助有徹義故周又名徹墾田益多故進而爲百畝大約新墾之萊其疆界以是爲限爾非盡更易其舊疆也要知井田之法非一代所能遽成今人但知周之井法而不知商之井法分里而井井九百畝中間畝澮溝洫各有數度此周

之井法爾商人蓋不可攷也疑其時田有公私之界定其大分而已至周始成而稍廣其畝數豈有更易其已定之疆畔改七十而爲百畝如朱子之所疑乎○貢助徹本無二田于民所受田中而取其租則謂之貢就其中留出公田一分藉民之力以耕而官收其入則謂之助徹卽是助助亦通力而作者也公劉殷之諸侯而其詩曰徹田爲糧則當時亦已謂助爲徹矣貢官無常田而歲有常額助官有常田而租無常額○春秋魯宣公十有五年初稅畝始履畝而稅也非公之去公田而履畝十取其一也自是而後助

法盡廢貢亦不止什一矣○夏之盛時而行貢法法制未備故也爲民之公心也周之衰世而變助法財用不足故也利國之私心也○禹時九州之賦有錯法以通融又因游豫視豐凶而補助周制鄉遂用貢法亦有司稼之官巡野觀稼視年之上下以出斂法則豈有校數歲之中以爲常而凶年必取盈之事哉龍子所言乃當時諸侯用貢法之弊爾○饒氏曰孟子敎時君行仁政只是敎養兩事井田以養之學校以敎之告齊滕之君皆如此小民親于下者蓋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所以敎以人倫使之君與臣相親父

與子相親長與幼相親朋友以道相親夫婦以義相親問夫婦有別如何相親曰夫婦無別則瀆瀆則離是別所以親也○按小民親于下人人親其親長其長也○古者二十五家爲閭閭有塾有道德仕而歸者爲之師民春夏出田坐于里門晏出後時者不得出暮不持樵者不得入五穀畢入民居宅里餘子皆入學庠于黨中立學教閭中所升也序于遂中立學教黨學所升也六鄉舉黨六遂舉遂則閭里以上皆有學可知民中俊秀不復歸農升于國學以士養之而講修己治人之道即今郡邑之學是也人生斯時出

入作息皆有教有師後世里于民最近而無學士與農判常輕去土着而事遠游行之修飭無所于考而所教所學又與古異其宜不足以化民成俗也○度孟子來滕不久便去故使畢戰往問○經界謂治地分田經畫其溝塗封植之界也溝所以通水塗道塗封土堠植植木爲界也此其水陸古地不得爲田者頗多先王非虛棄之所以止侵爭時蓄泄無經界則無井田矣故孟子以爲仁政必自是始而暴君汙吏則必欲慢而廢之此法誠修則田有定分而豪強不得以兼并井地均矣賦有定法而貪暴不得以多取穀

祿平矣謂之曰可坐而定甚言其易也豈虛語哉○助法以平原廣野畫九夫之田以為井各自其九以至于同其間水道隘則不足以蓄水廣則又至于妨田故必有一定之尺寸若貢法止言夫間有遂十夫有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澮蓋是山谷藪澤之間隨地為田橫斜廣狹皆可墾闢故溝洫不言尺寸所謂遂徑川路者姑約略言之大意謂路之下為溝溝之下為田爾後世拘于周禮遂溝洫澮井邑丘甸之形謂其必截然正方整如棋局故以井田為難行殊不知孟子當井法既廢之餘力勸滕君行之不過正經界

之一語此一語誠得其要所謂疏通簡易經綸之活法孰能過之經界之中但足九百畝之田即爲一井而田間水道則可聽其自治矣故程氏兄弟與橫渠張子之言井田皆不屑屑于既往之迹而能不失乎先王之意灼然可以行于今學者誠能熟考而深味之則有以知聖賢之作用自不同而果非拘儒曲士牽制文義者之所能知矣

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此其故有二一則國中近而豐凶易察故使自賦野遠而難稽故行九一以別公私歲有豐凶民不過任其耕耨之事而他

無與焉助對自賦而言助者助耕而已公田之入官自收之其一則以國中自五家爲比至五黨爲州五人爲伍至五師爲軍皆五五相連所以行不得那九一之法只得什一使自賦此皆朱子之說若論地則豈可謂國中無當井之地野無當自賦之田哉

朱子曰圭田恐只是給公田之在民者大抵古者田祿皆是助法之公田充而入家因爲之属如有田一成有衆一旅是也圭田恐亦如此故王制云夫圭田無征○饒氏曰圭田餘夫亦是百畝中撥與他半分則五十畝四分則二十五畝又曰各受田百畝六十

歲傳于其子子養其父但只是長子受父之田次子便是餘夫別請二十五畝若無子者田[illegible]之官○何休曰多于五口名曰餘夫○陳祥道曰餘夫之田四分農夫之一○死徙無出鄉以一鄉言鄉田同井以一井言下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皆言同井之事各同井者皆然自井至于鄉比鄉皆然則百姓親睦○潤澤之非文飾之謂乃是不執定箇硬局子故朱子謂因時制宜使合于人情宜于土俗而不失乎先王之意此是孟子手段也

有爲神農之言者許行章

以許行爲神農之言而有君民並耕市不二價之說何[illegible]孟子曰程子之言盡矣見集注然以易考之三者皆神農之所爲也當時民淳事簡容或有如許行之說者及乎世變風移至于唐虞之際則雖神農復生亦當隨時以立政而不容固守其舊矣況許行之妄乃欲以是而行于戰國之時乎○天生人而授之職使之各致其能以相生也故君職治教于上濟人也而非厲人也四民各有其職通功易事于下相濟也而非相厲也許行乃以並耕而食爲賢者之能事而以有倉廩府庫病滕君之未賢然則制祿分田孟子

所以別野人于君子者非與其不然矣孟子于是而遽斥其非則彼說未窮吾義不白故先從而詰之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夫許子匹夫而自食其力可矣然粟可以自種而食也布不可以自織而衣也冠不可以自織而冠也械器不可以自為而爨且耕也其不能兼者已見于此矣而孟子姑置之也詰其織而衣則否而衣褐也詰其冠則冠而冠素也詰以自織則易以粟也詰以奚不自織則曰害于耕然則與民並耕豈不害于治乎而孟子猶未言也窮其說至于以釜甑爨以鐵耕皆不能自為而以粟易之

也然後謂之曰以粟易械器者不為厲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豈為厲農夫哉奈之何君有倉廩府庫則為厲民以自養乎且如許子之意不欲以自養者而煩人則許子何不自為陶冶而械器止取諸宮中何必與百工交易而紛紛不憚煩乎于是陳相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為也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為與此一句孟子折得極有力○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治天下者大人之事耕織陶冶小人之事也小人之事尚難相兼況欲以大人兼為乎小人之事哉一人之身所需百工所為皆備無一可闕如必

自爲而後用則道敝而無成爾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而勞力者則治于人也治于人者則食人而治人者則食于人也小人賴君子以治君子賴小人以養以此相易正猶農夫陶冶以粟與械器相易乃所以相濟而非所以相病也此理天實爲之天下古今之所共由者也治天下者豈必耕且爲哉嘗觀自古聖人之治天下初未有耕且爲者當堯之時以下至亦不用于耕爾俱是發明此意○後面幾箇憂字是應勞心字提出幾箇耕字是應治人者食于人治天下不可耕且爲之意

勞心治人大人之事治人者食于人乃分之宜豈
必並耕哉
勞力者小人之事治于人而食人亦分之宜豈厲
彼以自養哉
此四句皆古語而孟子引之也恐人只以或勞心
二句為古語而以下文為孟子之言誤云
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使字直到下
禹疏九河后稷教民稼穡皆受命于堯舜者也上文
舜使二字不必拘其實須兼堯舜說為是觀下文命
契引放勲曰可見矣○九河集注分簡潔為二一書傳

合簡潔為一吳氏程謂南皮縣明有潔河不聞與簡
河合集注良是
陳定宇曰堯獨憂之舉舜禹益而用之禹且不暇
耕況堯舜乎應前獨可耕且為與此一繳也
言水土平然後得以教稼穡衣食足然後得以施教
化聖人憂民之心無窮如此○言教民則亦非並耕
矣句句字字不失孟子本意集注之密如此○人之
有道也即所謂父子有親等是也雖秉彝本乎天性
然無教則亦放逸怠惰而失之故聖人設官以教之
其勤于此者有勞之以作其勤也其向于此者來之以

誘其進也其背乎此而邪者匡之以正其趨也其不順乎此而枉者直之以矯其非也弱者輔以立之退者翼以行之使自得其性矣又從而提撕警覺以加惠焉敎之如此庶不至于放逸怠惰而或失之矣乎得之失之指有親等項○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耕乎只承聖人有憂之説

陳定宇曰此再繳也

聖人憂民之心誠無窮然非事事而憂之也急先務而已堯之憂在不得乎舜舜之憂在不得乎禹臯陶所以憂民者其大如此則不惟不暇耕而亦不必耕

矣
陳定宇曰接上文三憂字發明出聖人之憂在不得聖賢而用之若百畝之不易則農夫之憂爾許行欲聖人憂農夫之憂可乎○按上文叙事此下斷之關鎖得極緊極警策
知聖人憂天下之大則知聖人仁天下之大蓋堯之得舜舜之得禹臯陶非爲一身計也爲天下得人也爲天下得人仁之至也不必分我所有而恩惠之所及者廣大矣不必人人提耳而教而教化之所及者無窮矣

既言堯舜憂民之大及民之大又引孔子之言以贊
其大有天下而不與亦舜之大也因言堯舜之治天
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亦不用于耕爾
陳定宇曰至此三提掇耕事以照應收拾獨可耕
且為與開闔反復痛快以上闢倒許行下文乃責
陳相之背師也
陳良楚人而北學于中國是用夏變夷陳相學于陳
良而為許行所變是變于夷也
有若言行氣象之似蓋亦薰陶涵養而成三子之推
先亦非無見者但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則未得以道

尊聖人之義故曾子不可而言夫子之道德未易彷彿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此非見聖人之的者不能言也其所見者聖人之心也非外也所謂本心瑩然一疵不存萬理明盡者也程子謂質美者明得盡查滓便渾化却與天地同體其次惟莊敬以持養之及其至則一也王仲淹不知此又欲于夫子之言行氣象一一而比擬之豈知本者哉物之不齊物之情也物之情天之理也物各付物止于其所吾何容心哉許行欲一天下之物而泯其一定之分不知物之有精粗美惡猶其有輕重多寡大

小若不論精粗使之同價是徒使競爲濫惡之物以相欺爾○今人多言莊子齊物莊子齊物論爾非齊物也

墨者夷之章

夷子學于墨氏而不從其教其心必有所不安者此其可入之機也孟子將有以接引之故曰吾聞夷子墨者墨之治喪以薄爲其道也夷子思以其道易天下豈以爲非是而不貴也然而夷子葬其親厚則是以所賤事親也夷子于此若伸我之厚者是則與其道之薄者戾矣若伸其道之薄者是則我今者之厚

又無謂也乃爲兩救之説曰儒者之道若保赤子此
言何謂也之則以爲愛無差等施由親始之謂也意
以赤子是一般赤子故愛無差等保之之心是施由
親始我之厚塟其親正施由親始之意初何倍于愛
無差等之教邪孟子言人之愛其兄子與鄰之子本
有差等書之取譬本爲小民無知而犯法如赤子無
知而入井爾且人物之生必各本于父母而無二乃
自然之理若天使之然也故其愛由此立而推以及
人自有差等亦人心之自然正以一本故也今如夷
子之言則是視其父母本無異于路人但其施之之

序姑自此始非二本而何哉然夷子于先後之間猶知所擇是即一本之萌芽也既有先後安得無差等乎因明以通其所蔽此孟子所以終能使之受命而反正也○朱子曰夷之所説愛無差等此其大病其言施由親始雖若粗有差別然亦是施此無差等之愛爾故孟子但責其二本而不論其下句之自相矛盾也夷之所以卒能感動而自知其非葢因下文極言非爲人泚之心有以切中其病爾此是緊要處當着眼目

葢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一節因夷子厚葬其親而

言以深明一本之意若爲他人豈有是洪哉中心達于面目正爲吾親也所謂一本者于此見之豈不尤爲親切

不見諸侯宜若小然章

南軒曰謂屈已事小王霸爲大此自春秋以來風俗習于霸者計較功利之說而有是言又曰虞人守官義不敢往義有重于死故上使一有畏死之心應非其招則見利忘義矣自常情觀之必重一死而以非其招爲細事不知義之所在事無巨細苟愛一身之死而廢天命之正則凡可以避死者無不爲而弑父

與君之所由生也充虞人之心行一不義而得天下不爲之心也人紀之所由立也是以夫子取之○朱子曰不忘二字是活句須向這裏參取若果識得此意辨得此心則無入而不自得而彼之權勢威力亦皆無所施矣

旣告之以不可往見之意因正其所稱枉尺直尋之非和靖先生曰有枉尺而直尋之心則亦必至于枉尋而直尺矣此二語最簡盡○枉尺直尋以利言也不知人一有計利之心始猶有枉小直大之辨終則惟利是趨而枉多伸少亦以爲可爲而爲之矣曰亦

可爲與 言其不可也不可之意須連枉尺直尋說枉尋直尺始于枉尺直尋○南軒曰事無巨細莫不有義利之兩端存焉曰此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爲也學者要當立此志而後可以守身○陳代以不見諸侯爲小節殊不知自君子觀之守孰爲大守身爲大枉巳從人失身莫大焉不可以爲所屈者小也枉巳即是枉道枉道決不能行道所關之大如此而可視爲小節乎不見諸侯凡三章此章一也此篇第七章公孫丑曰不見諸侯何義二也萬章下篇第七章萬章曰敢問不見諸侯何義三也宜參觀之

公孫衍張儀章

公孫衍張儀二人皆破六國之從以為衡者○妾婦之說孟子姑因問而荅明其不得為大丈夫爾而于儀衍之立心行事有未及深論者問大丈夫之說其詳可得聞乎朱子曰廓然大公心不狹隘則所居者真天下之廣居矣履繩蹈矩身不苟容則所立者必天下之正位矣秉彝循理事不苟從則所行者皆天下之大道矣得志與民由之則出而推此于人也不得志獨行其道則退而樂此于已也如是則富貴豈能誘而淫其心貧賤豈能撓而移其志威武豈能脅

而屈其節哉此其視儀衍之以雎盱側媚得志于一時真可謂妾婦之爲而所謂大丈夫者其不在彼而在此也决矣○又曰此心廓然無一毫私意直與天地同量這便是居天下之廣居便是居仁到得自家立身更無嵳子不當于理這便是立天下之正位便是立于禮及推而見于事更無嵳子不合于義此便是行天下之大道便是由義○居字就心上說立字就身上說行字就施爲上說又曰正位就處身上說大道就處事上說○居者心之所存廣居無私意也才有私意則一分爲二二分爲四四分爲八只見分

小着立者身之所處正位者當爲此官則爲此官當在此則在此行者事之所由大道者非偏旁之徑荆棘之場人生只是此三事○如欲授孟子寳養弟子以萬鍾孟子若去那裏立便不是正位○南軒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與天地萬物本無間隔惟其私意自爲町畦而失其廣居則遷奪流蕩亦無以立于正位而行其大道矣與民由之與共由乎此也雖不得志此道未嘗不由于己也不能淫不能淫此不能移不能屈不能移此屈此也蓋得乎己而外物舉不足以貳之也

周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章

耕助助即籍也天子千畝諸侯百畝冕而青紘紘纓也穀梁傳天子親耕以供粢盛王后親蠶以供祭服甸(甸師)粟而內之三宮(三夫人)三宮米而藏之御廩○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及大昕之朝(季春朔日之朝)君皮弁素積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于蠶室奉種浴于川桑于公桑風戾(使露氣燥)以食之(乃以哺蠶)世婦卒蠶奉繭以示于君遂獻繭于夫人夫人副禕(首服)受之及良日夫人繅三盆手遂布于三宮世婦云云三盆手者三淹也凡繅每淹大總以手振之以出緒也

○諸侯失國家則犧牲不成粢盛不潔衣服不備雖諸侯不敢以祭者禮也士先位無田則亦不祭者牲殺器皿衣服亦皆不備故也不敢以祭則不敢以宴亦不足弔乎弔其不得祭非弔其無君也

彭更問章

或問孟子之論食志食功之別何也朱子曰食志而不食功則正士日遠而苟賤不廉之人至食功而不審其大小之分則梓匠輪輿得以加諸爲仁義者上矣○當時溺于功利之習而不知聖賢之有用見孟子所至稍見尊禮養其從者則疑其泰而孟子姑明

其非泰及言士無事而食則明賢者之有功而已畢竟當時之君雖能養之而不能用之故時人有此疑夫食功天下之通義明于梓匠輪輿而不明于為仁義者非尊彼輕此而何亦可悲矣此章與王子墊問士何事公孫丑問不素餐兮章當參看○始言士無事而食不可是食功矣因孟子論士之功又有志將求食之疑既曰食志又終不食無功者之志故曰然則子非食志也食功也既曰食功則以士為無事而食者真尊梓匠輪輿而輕為仁義者矣

宋小國章

或問湯爲童子復讐而四海之內皆知其非富天下何也朱子曰聖人之心廓然大公表裏洞達故一有所爲則天下信之如雨暘寒暑之無不感而無不通也然書所謂葛伯仇餉者非孟子之言則人孰知其曲折之如此此哉陽貨歸豚事亦類此

修德無小暴慢無彊趙岐注中語

公孫丑問曰不見諸侯何義章

古者不爲臣不見此不見諸侯之義也然亦不可爲已甚如段干木泄柳雖未爲臣而魏文侯魯繆公求見之切乃一則踰垣而辟之一則閉門而不內是皆

已甚而非義也于理迫斯可以見矣如孔子之見陽貨則其節也陽貨瞷亡歸豚故孔子亦瞷亡往拜當是時使貨先加禮如魏文侯之欲見段干木則豈得不見是所謂不爲已甚非有所詘也若不當往見而往見則是苟賤以求合而與脅肩諂笑未同而言者無以異矣奚其可哉○不見諸侯之義苔萬章一章最詳須合而觀之

戴盈之章

南軒曰君子之惡不義也如惡惡臭其不敢邇也如探湯其不敢須臾寧也如坐塗炭而其徙義也如飢

渴之于飲食蓋見之之明而決之之勇以爲不如是則不足以自拔而自新也士之持身于遷善改過之際而爲盈之之說則將終身汨没于過失之中人臣之謀國于華弊復古之事而爲盈之之說則終陷於因循苟且之域矣

外人皆稱夫子好辯章

氣化在天者有盛有衰盛焉而治衰焉而亂也事理在人者有得有失得焉而治失焉而亂也治不生于治而生于亂亂不生于亂而生于治如環無端此理之常固無足怪所貴有聖賢出焉以理御氣庶幾反

失而得反衰而盛反亂而歸于治焉爾○古今一治一亂只是氣化人事反覆相尋于無窮或氣化有盛衰而人事之得失于是乎生或人事有得失而氣化之盛衰于是乎轉反覆相尋皆理之常也○問孟子豈好辯章先生令看大意朱子曰此段最好看看見諸聖賢遭時之變各行其道是這般時節其所以正救之者是這般樣了

自開闢至于堯之時不知幾治亂斷自堯起有徵也洚水自繫乎氣化而曰警于未嘗不反而求諸人事也所以此一亂即轉而爲一治也○洪水乃治世之

附禹反其亂而治之此禹之不得已于有爲者也

一節

自古亂世有暴行則有邪說有邪說則有暴行二者相因而有相附合而行者也○趙氏曰奄國在淮夷之北飛廉善走以材力事紂周武王伐紂并殺之○商末大亂武王周公反其亂而治之此武王周公之不得已于有爲者也

二節

胡氏解天子之事以惇典庸禮命德討罪爲言者典即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常道也春秋中是是

非非欲以明此而已禮即國家之典禮如祭祀征伐朝覲會同等事是也春秋中有關于典禮之得失者則書之命德討罪是善惡功罪之所在當黜陟賞罰一奉乎天命天討而不敢私此四者是天子之事自古聖人以此治天下立人極到春秋時都壞了孔子作春秋以寓此法其大義則孟子以一言盡之曰使亂臣賊子懼而已周子曰誅死者于前所以懼生者于後也知我罪我皆在乎此知我者知聖人此心也罪我者則所謂其義則某竊取之者也聖人自以爲竊取則不知而罪之者有矣聖人以人之罪我亦

宜矣○未經孔子筆削之前晉之乘楚之檮杌

魯之春秋一也既經孔子筆削之後春秋天子之事

也○孟子所云春秋天子之事而孔子作之也世儒

所云春秋天子之事而孔子行之也○唐大史云人

人知其爲是非而或陷于弑逆焉者昔人所謂以意

爲之也雖其以意陷于弑逆而其直道而行之心固

隱然而在也聖人早爲之辨醒其隱然而在之心也

消其勃然敢動于邪之意是以亂臣賊子懼焉而能

自還也其使之懼者不逆之于勃然而動者之不可

忍而牖之于隱然而在者之不容息是以能使之懼

也非書其弒以懼之之謂也其懼者但覺其隱然而
在者之忽露而不覺其勃然而動者之潛消是以懼
也非懼其書我而不敢為之謂也○按唐公發懼字
甚好○唐公之論見得孔子作春秋有功處不然亦
已往之空言何以為一治耶○春秋孔子之刑書刑
者使人不敢犯也○此一治又純乎人事雖氣化不
應不使孔子得位以撥亂而反之正然討亂賊明天
理正人心致治之法垂于萬世則與得位者雖其用
而實同功矣○此孔子之不得已于有言也

三節

賊子懼孟子之言行而楊墨之道廢天下以是為固然而不知其功孟子既没有申商韓非之學違道而趨利殘民以厚生其說至陋也而士以是罔其上上之人僥倖一切之功靡然從之而世無孔子孟子以救其惑故其學遂行秦以是失天下陵夷至于勝廣劉項之禍死者十八九天下蕭然洪水之患葢不至此也方秦之未得志也使復有一孟子則申韓爲空言作于其心害于其事作于其事害于其政必不至若是烈也使楊墨得志于天下其禍豈減于申韓哉由此言之雖以孟子配禹可也○問孟子欲息邪距

亂益甚晏嘗立論以天地萬物皆以無爲本由是士大夫皆以浮誕爲美雖謝安之賢不免爲習俗所移終于晉亡而不能革至梁武帝好佛而太子又講莊老詹事何敬容歎曰西晉尚浮虛使中原淪于胡羯今江東復爾江南其爲戎乎晉范寗嘗曰王何之罪甚于桀紂或以爲太過寗曰桀紂縱暴一時適足以喪身豈能回百姓之觀聽哉故愚以爲自喪之惡小迷衆之罪大也○蘇氏曰孟子曰禹抑洪水孔子作春秋而予距楊墨蓋以是配禹也禹之功與天地並孔子孟子以空言配之不已夸乎自春秋作而亂臣

楊朱爲我自一身之外截然不恤則天下事教誰理會故斷之曰無君墨翟兼愛是視其親無異路人非二本而何故斷之曰無父無父之教便充塞了仁無君之教便充塞了義夫有仁義則天下治無仁義則天下亂所謂率獸食人人將相食即彼之道便能如此非謂流弊也○程子謂佛老之害甚于楊墨此自程子之時言爾論其源流佛老之教即楊墨之教孟子闢楊墨即闢佛老也今老氏有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之說即爲我也佛氏有慈悲平等之說即兼愛也魏正始中何晏等祖述老莊以清談相尚至胥此

詖而必以正人心爲先何也朱子曰此探本之言也以聖道不明人心不正而邪說得以乘間入之也曰然則亦明聖道以正人心而已何必爲此紛紛而涉好辯之嫌乎曰邪說既入則人心益以不正聖道益以不明矣此又其末之不可不理者也故孟子道性善稱堯舜必使天下曉然知仁義之所在者此所以正人心而爲息邪距詖之本也排爲我斥兼愛必使天下曉然知邪詖之不可由者此所以息邪距詖而爲正人心之用也蓋其體用不偏首尾相應如此然後足以撥亂世而反之正此所以雖得其本而不免

予多言也然豈其心之所好哉亦畏天命悲人窮不得已而然爾昔湯伐桀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武王伐紂曰予弗順天厥罪惟鈞夫豈好戰哉孟子之心亦若此而已矣豈得以好辯之小嫌而遂輟不為哉

○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集注云言苟有能為此距楊墨之說者則其所趨正矣雖未必知道是亦聖人之徒也孟子既答公都子之問而意有未盡故復言此蓋邪說害正人人得而攻之不必聖賢如春秋之法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不必士師也聖人救世立法之意其切如此若以此意推之則不能攻

討而又唱爲不必攻討之說者其爲邪詖之徒亂賊
之黨可知矣○輔氏曰此義自朱子發之若朱子則
真可謂以道自任者故言此以詔天下使天下人人
存此心則異端之說將無所容而聖人之道不復有
蔽蝕之者矣豈小補哉

此章于古今世道聖賢事業關涉甚大○孟子此
章答好辯之問而孟子之辯專爲闢楊墨而發則
易亂爲治全賴人事以補天道之不足反氣化之
衰觀堯禹之治水則以人事而回氣化武王周公
誅紂伐奄孔子作春秋則以人事而救衰失所以

孟子亦于衰失之時闢楊墨以囘氣化正人事也此正聖賢作用參天地贊化育之功也○朱子曰人皆言孟子不排老子老子便是楊氏又曰楊朱之學出於老子蓋是楊朱曾就老子學來故莊列之書皆說楊朱孟子闢楊朱便是闢莊老了又曰孟子不闢老莊而闢楊墨楊墨卽老莊也今釋子亦有兩般禪學楊朱也苦行布施墨翟也○禪家以父子兄弟相親愛者爲有緣之慈如虎狼與我非類我却有愛以他便是無緣之慈以此爲眞慈

○王質不敬其父母曰自有物無始以來自家是

換了幾箇父母了其不孝莫大於是以此知佛法之無父其禍乃至於此使更有幾箇如王濟則雖殺其父母亦以爲常佛法説君臣父子兄弟只説是偶然相遇趙子直戒殺子文末爲因報之説云汝今殺他他再出世必殺汝此等言語乃所以啟其殺子蓋彼安知不説道我今可以殺汝必汝前身曾殺我

陳仲子豈不誠廉士章

朱子曰温公謂口非之而身享之一時之小嫌狷者之不爲一身之小節至于父子兄弟乃人之大倫天

地之大義一日去之則夷狄禽獸雖復謹小嫌守小
節亦將安所施哉此孟子闢仲子之本意